

蕉風

二月號

(第一九六期)



目錄

文藝沙龍

馬華文藝界的瞭解和連繫	林丹(四)
談方言寫作	陸菁(五)
刊物和理想	梁園(六)
論文	
論賈珍	依藤(十七)
班頓的產生(下)	疑雲(四八)
小說	
四萬度的近視	張寒(八)
在那冷寂的樓上	賀思奇(十五)
避孕丸	梁園(二一)
自在飛花輕如夢	雅波(三一)
暴風雨之前	丁丁(四二)
童心	周少龍(四五)
散文	
散文兩章	賴瑞和(二五)
熱帶風貌	穎川(四十)
繁星	李生(四一)
詩	



蕉風月刊

第一九六期

一九六九年二月號

Chao Foon Monthly

February, 1969.

KDN 3144.

出版者：

蕉風出版社

電話：五四五三五一七

The Chao Foon Press,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承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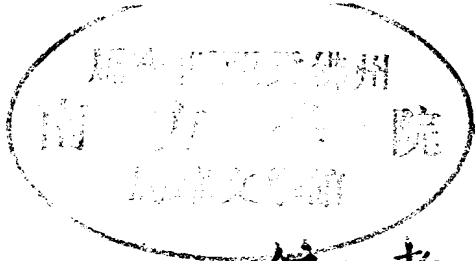
馬來亞印務公司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總代理：

友聯書局有限公司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編者的話

在此時此地，辦一份華文文藝刊物是一件艱巨的工作，外行人或者不會明白其中的辛酸，但想不到某些文藝工作者對本刊能夠繼續出版十二年，不僅沒有片句勉勵之詞，反而發出一些酸溜溜的言論，甚至還對本刊同人亂套高帽子，他們的態度和居心，實在令人心痛。林丹先生在「馬華文藝界的瞭解和連繫」中發出的呼籲，確是值得我們重視。時至今日，馬華文藝界實應朝向彼此瞭解和合作的目標努力。

這一期的短篇小說創作，都有相當的份量。雅波先生是一位突起異軍，無論在詩、散文、小說方面都有良好的表現，他的這篇「自在飛花輕如夢」給人以一種清新的感覺。張寒、梁園諸先生的作品都保持他們一貫的水準。

黃潤岳先生的「龍引十四年」已經連載結束了，這一連串的文章不僅是篇篇可供誦讀，而且，還使我們認識了一位愛護華教、熱心華教的鄭振中先生，鄭先生底人格的光芒在黃先生底筆下輝煌四射，令人肅然起敬。

「一年之計在於春」，我們深望馬華文藝界能在新春期間，定下計劃，立下決心，使黯淡的文壇能在今年重新發出光芒。

大地回春（木刻）	徐東甫·徐北甫	倦眼	假花
封面	傳記文學	沙	谷
丁喜	黃潤岳（二六）	河（三九）	羚（二十）
	溫梓川（三六）		

寄，按郵局實際郵資收費。

長期訂戶之平寄郵費包括在內。如須航空郵

全年（十二冊）：馬幣三元五角



南方學
KOLEJ SELAT
SOUTHERN COLL

書獻南院

獻書者：

友聯

日期：

28/8/2000

馬華文藝界的了解和連繫

。林丹。

4

有人說，馬星分家之後，馬星華人之間存在着「一層隔膜」，我不同意這種說法。在政治上，馬星是兩個不同的國家，但馬星兩地之人民仍然有密切的往來，這情形和馬星分家之前沒有太大的不同。如一定要說馬星華人之間有一層隔膜，那只能指文壇方面，其實，馬星文壇的隔閡在馬星分家之前就已存在着，尤其是馬華文壇，這情形與馬星是否分家毫不相干。

在星加坡的一些馬華文藝作者總以為他們是馬華文學的主流，事實上，在馬來亞獨立開始，這情勢已在漸漸的改變了。然而，他們還是頑固的堅持以前的看法；對馬來亞的馬華文藝活動採取漠然的態度。我不願在這裡比較馬星兩地馬華文壇的情形，且不敢大膽的說：十年來，馬來亞的馬華文藝活動，很多都是星加坡所沒有的，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是誰也不能抹殺的。

這裡的馬華作者常常注意星加坡馬華文壇的發展情形，可是，有多少星加坡馬華作者轉過頭來看看長堤這邊的馬華文藝活動？

在今日，「文化交流」不但是一個流行的口號，而且，是一項許多人積極運行的工作。以有骨肉相連的馬星馬華文壇，更應該促進彼此間的瞭解，或進一步的作彼此間的連繫，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也是許多人的願望。

馬星的馬華文壇之閉似乎存在着矛盾，也似乎存在着一些敵意，假如這是事實的話，那是一件多麼可惡，多麼令人心痛的事。

為什麼呢？為什麼呢？為什麼呢？我們不禁要再三的提出這個問題。

馬星是兄弟之邦，有友誼連繫着，多少人在維護兩國的關係，在促進兩國的邦交。為什麼馬華文壇作者就不能在這種友善的氣氛下作友善的連繫？

有人或者會說：兩地的馬華文藝界沒有適當的團體可以作彼此的連繫。這種說法並不切當。只要大家有誠意，團體或個人的接觸都可以達到瞭解、連繫的目的，何況馬來西亞各地區都在積極的籌組文藝團體，更可提供許多有利的條件。

兩地馬華文壇的瞭解和連繫，的確也存在着一些障礙，譬如某一小撮人對兩地文藝界情形缺乏瞭解，却裝作權威的姿態在信口雌黃，製造了混亂和莫須有的是非非，且這類障礙是很小的，因為凡有思想的人都不難洞悉他們的卑鄙與無恥，決不會受到他們的擾亂，而影響遠大的理想。

談方言寫作

· 陸 菁 ·

不久之前，某報的文藝副刊有些作者在爭論方言的問題，後來沒有得到什麼結論，便不了了之。有關文學作品應否或可否應用方言的問題，曾經多次被討論過，今天這個問題重新被人提起，再加以討論，足見這個問題仍然是文藝作者的困擾之一。

筆者認為在討論方言問題之前，我們若能暫把「方言」擱在一旁，便能減少火藥味，而使大家平心靜氣的去討論實際的問題。

很多作者把「文字」或是「文法」看得極為神聖，有如許多人把「法律」看作神主牌，敬畏之情，無以復加。其實，「法律」是人為的，人可以創造法律，當然也可以改變法律；甚至還可以毀棄法律。「文字」或「文法」也是人為的，人當然也可以改變文字或文法的應用。人類生活環境的改變，生活習慣的改變，思想意識的改變，都是造成文字或文法改變應用的原因。

在馬來西亞，我們華人平常雖用華語交談，且我們所應用的文字和文法，和中國華人所應用的很不同，從中國來的華人往往會恥笑我們不懂得應用適當的字眼和文法。在中國，這種批評是正確的，但在馬來西亞，却是不正確的了。因為，我們用的是馬來西亞的標準華語，或者，可以說這是馬來西亞華人的共同方言。我用「馬來西亞華人的共同方言」這個名詞，並無什麼不妥之處；這種華語只有我們馬來西亞華人應用的，當然，它算是一種方言了。

大部份的馬華文作者都是運用「馬來西亞華人的共同方言」來寫作的，四十多年來，沒有人反對，也沒有人提出異議。大家都認為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爲什麼呢？原因有下列數點：

(一)用這種方言，最能表達作者的忠實感情；

(二)本地華文讀者閱讀這種方言文學，最容易體會作者的忠實感情；

(三)其他地區的華文讀者也大致上會馬華作者在作品中表現的東西。

具有這三個原則的方言文學才可能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所以，馬華文學作品可以流傳外國，前人的作品也可以仍爲現代讀者所傳誦。

如某用福建方言、廣東方言、潮州方言寫作，也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只是這類作品能否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却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總之，用那一種方言寫作，是作者本身的問題，其他的人不能加以壓制或是限制。

刊物和理想

· 梁園 ·

三四天來得了小病，躺在床上翻閱舊書刊。這些書刊都已經看過，現在隨便翻翻，不在乎細讀，很快地，翻閱了很多作品。這種溫故知新，又像老友重逢，情緒上隔外親切，印象深刻。今天精神稍好，提起筆來，想寫寫那些感想。

由于童年時候養成愛讀書、愛寫作，喜歡搜集收購書刊的習慣，不知不覺，過了十多年，所留下的書刊便多了起來。如果不是因為衣食而搬過好幾次家，或者因保養不小心而給書虫蛀食毀壞，那就更可觀的了！雖然如此，由于早期經濟困難，無法收購當時快要絕版的書刊，一些重要資料仍是殘缺不全的。記得父親因事被捕下監的日子，母親見書如見虎，風聲鶴唳，趁我不在家，把三大箱書報抬出去燒了！她不許我看書看報，怕我有不測之禍，父親坐監半年，我也坐書報之「監」半年，說起來，可算得上是一件不可忘却的紀念。那時候，我還不足十五歲之年紀呢！

古人說過：書中自有黃金屋的功利主義思想，那是與我無緣的。我之愛看及收集書刊，是出于個性，時間越久，積習更深，算起來，今生是這大劫難逃了。因緣之說，始于佛經，我雖不信，却無意中得之，此豈非怪事哉！父親常說我酷肖祖父，喜其嗜好，這不是現代遺傳學上的隔代遺傳的理論嗎？

每當看到舊書刊，特別是與我有關的作者們，有的英年早逝，先我而亡；有的淪落他處，行踪不明；有者投筆從商，格不相入；種種往事一一浮現，令人感慨系之！

再就雜誌來說，我即使不在其中耕耘過，播種過，看它們的興起和消沉，彷彿在聽到創辦者的呻吟，愛好者的嘆息！大部份文藝雜誌壽命不長，不超過五十期準關門大吉，撫今追昔，際此消沉的今日，文藝雜誌的缺乏，能不愴然而下淚！

星馬雜誌的命運，大都是這樣的下場。有人說這裡是文化沙漠、金錢至上的社會使然，其實，我倒不以爲然。觀諸中國、台灣的社會，辦雜誌的困難，何嘗不一樣。而歐美重商的社會，文藝雜誌倒還能銷上百期的居多！這是什麼原因呢？

從母親不准我看書刊半年中，我想到了一個問題。實際上說來，辦雜誌除了充足的金錢，創辦者的恆心、作者們的供稿外，主要的還賴于這個刊物的支持者們。通常支持者肯支持及維護一份刊物，便是這份刊物的理想，能够吸引他們。

談到理想，一些原不是抽象的，如封面設計、編輯方針、作品水準、刊物風格等，但對於一個文藝刊物的讀者來說，刊物的共同理想高乎一切。它是一種思想，一種理想，能够把很多人結合在它的周圍。它也代表一種活力，一種生機勃勃的精神，能使讀者們得到種種新的啓示。

在文藝的領域裡說，它是一種結合現實的藝術理想。初期的「新青年」雜誌，影響巨大，便是它提出的理想的緣故。馬華文壇中早期的刊物，帶着政治思想，也吸引不少讀者們。可以說，一個刊物沒有理想，是不可能存在的。

從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出文藝雜誌不能維持久遠的一個因素。有的刊物提出的理想，和社會格格不入，在唱高調；有的和現實混合在一起，受其拖累而不自知；有的沒有理想，隨時勢而轉變；有的則太過近視，不能耐久；有些則完成歷史任務后，便倒了下去。理想之提出，困難可想而知。

也許是文化的條件的限制，我們沒有產生多種類型理想（派別）的文藝雜誌，以吸引和結合各種不同理想的讀者們。有些刊物常出現多種理想的混合，給讀者們造成一個模稜兩可的印象，生不出愛護之心！另外一點，由于缺乏競爭，理想的探討並不深入和系統化；讀者們也因而養不起一種同仇敵愾的心理。他們之間的結合，並不穩固的。

看到以前刊物的彼此起伏的情形，就感到今天馬華文壇的沉寂，實代表着兩種時形的傾向：思想上散漫無所歸，一片安那其主義色彩；另外一種則提不出什麼理想來啓示讀者們，而讀者們也不相信什麼理想！

一種文藝刊物缺少足以號召和團結讀、作者們的理想，或提出的理想已經過時，或不合客觀需要，它的命運是不會長久的！鑑古知今，能不令人唏噓再三！

在病中不忘記文藝，這是一種理想在招喚我，它雖然不登大雅之堂，對我個人來說，是真诚的。並追悼故友魯白野、杏影、泡蒂，惠敏各位，算是一點敬意，也表示我決不會辜負他們，作文藝之逃兵！

本 欄 歡 迎 投 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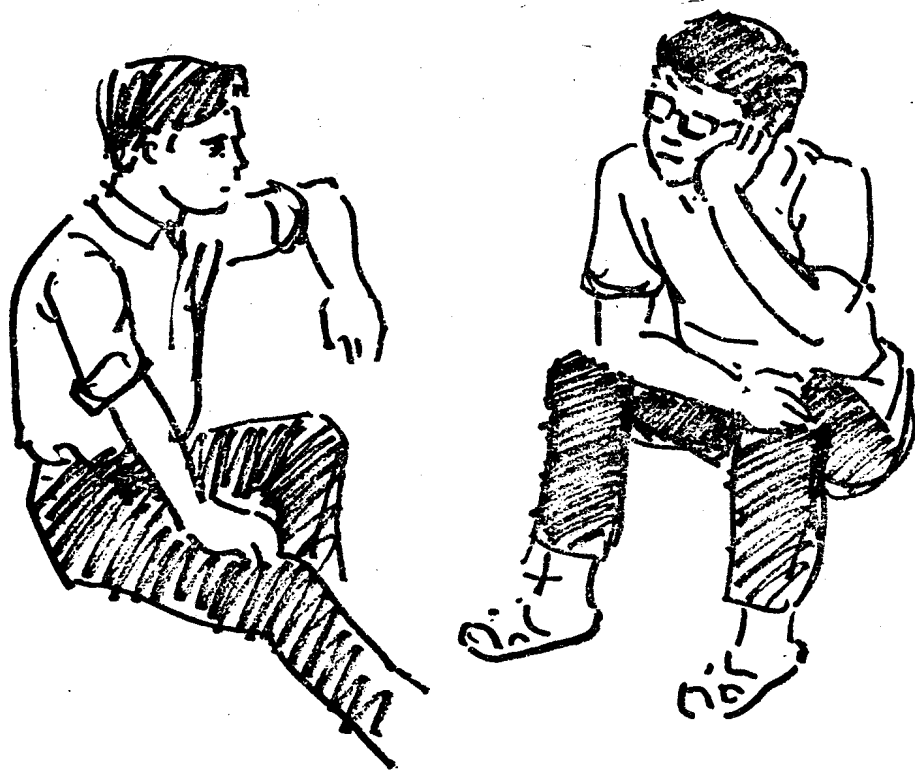
① 字數以一千字及二千字為最適宜。

② 最好能對文藝界的現狀，提出問題討論。

③ 請勿作人身攻擊。

四萬度的近視

■張寒■



光是她那一頭烏亮的頭髮，就是一門子大學問，足够足够我研究得近視眼加深七十有五度。我說研究，可不是鬧着玩的，拿垂柳一說罷，那大堆頭髮捲了幾捲，有大捲又有小捲，像天上的雲，那麼自然，那麼美妙，害我深入研究，結果由鼻洞中（也不知道是在鼻洞還是右鼻洞）挖出一塊鼻屎，就那麼自然，那麼美妙的黏在河座的小蠻牛那件象牙白的校服上，小蠻牛像和誰爭奪雌牛似的，鼻孔直噴氣，眼睛睜得像「碌古」說會倒運十年，碰不上卅六、廿三、卅六那種沉魚落雁的動物，所以非修我一頓不可；我一向胆小如蚊，遇着這條蠻牛，只好求情帶賠罪，外加一碗叻沙一套「龍門客棧」，才化干戈為玉帛，達致協議，恢復了邦交，當然，也包括文化交流。

我又把視鏡放在她的頭髮上，心慈，總該替這頭髮找個名堂出來，才不辜負上帝賜給人類頭髮的苦心。叫「雲捲」怎樣？太過深奧，現在喜歡讀華文的人越來越少，這兩個字太過文言化，能領會的人不多。「雲破月來化弄影」，的確詩意盎然，使人如嚼橄欖，回味無窮，可是，可是現在是喜癖士時代，沒有秩序就是秩序，沒有詩意就是詩意，依此類推，詩意盎然就是詩意不盎然了。那麼，索性叫「暈浪」，像浪

濤翻滾，氣魄雄偉，令人神魂顛倒，飄飄然不知身在何處，暈暈然但覺人在仙境，妙極！美極！美極！妙極！可見自己讀了十二年書，肚裏到底裝了些墨水。

小蠻牛用右肘撞我的肚子，我由暈浪中清醒，眼一瞪說：「你又想開戰啦？」

他那裏藏在抽屜裏的手指頭，儘往講台指着，我一看，糟了，五十歲的老處男初理老師，那裏彷彿看透萬物道理的眼睛，早已到我含情脈脈了。

「原大投！」五十歲而未長一根黑鬍子的嘴啓動了一動。

我只好站了起來。

「你有書嗎？」聲音洪亮，直撞我的耳膜，不由你不相信是處男。

「有！」
「你的眼睛一直望向別處！」那裏招風耳像象耳般動起來。

我說：「我用耳朵聽，不是用眼睛。」

全班同學格格的笑，教室裏發生地震。

老處男的臉紅得像剛被新郎揭開頭帳時的新娘子的臉（這比喻是極脚老太婆會說過的），他咬一咬嘴

脣說：「那麼，告訴我，伽利略在比薩斜塔上怎樣證明物質的質量相等？」

「生，我聽不清楚，請你再講一次！」我這是破兵之計，趁老處男重復問題時，一脚踏在小蠻牛的肩膀上，發出緊急求救訊號，希望文化交流。

小蠻牛把頭一搖，我的心也就被搖落在冰櫃裏，

冷汗直冒，掌心濕濕的，我知道，雖然恢復了邦交，文化也無法交流了。

「他，伽利略他……」老天，我真不知道這傢伙是日本人還是馬來人。「他，他用物理，用物理的原理在……」真是健忘，那塔不知道什麼名：「用物理的原理証明了物質的質量相等。」

「你這等于沒有答，」老處男眉毛一揚說：「答得具體一點！」

「生，你上課第一天就說物理是奧妙無窮的，既使窮盡畢生精力，有時還是莫名其妙，對這問題，我沒有專門研究，我是說沒有沒有作深入的研究，所以，只能這樣簡單的回答。」

老處男也不叫我坐下，就開始講。我想他一定是認爲我孺子不可教也，朽木不可雕也，廁所的牆壁不可以掃灰水也，因爲掃了灰水還是一樣的臭也。我忽然想起孔子曰：這不同不相爲謀。這一想倒心安理得，心曠神怡，於是，就自動坐下矣！

要命的是一坐下，眼睛又自動轉到她那暈浪頭髮上了。

她是誰？

是今年新來的插班生亦綴玉。

教室向陽，一到中午，便熱得我直想往水裏泡。可是說來有點奇怪，自從亦綴玉到了班上，彷彿教室裝了架冷氣機，老是早晨六點天氣，心裏總覺得晨光熹微，涼風輕拂，要我多留一小時，我也願意，不！應該說只要亦綴玉在班裏，要我多逗留一天，我也貼

服貼服。

「她怎樣？」我向小蠻牛徵求意見。

「她是誰？」

「林綴玉，新來的。」

「甘肅。」

「很甜？」

「不是！」

「人見人愛？」

「我才不愛！」

「是？」

「平常的東西，年頭打到年尾，城市逛到鄉下，

都有！」

「都有？你知道她的每一根頭髮都可以綁住一個

男人嗎？」

「像你一樣的男人。」

「你呢？」

「我寧願抱住枕睡！」

「那一點不好？」

「塌鼻子。」

「那是一塊最使人醉心的平原。」

「一臉雀斑。」

「上帝用來象徵人類的善良，你難道不喜歡善良

？」

「皮膚太黑！」

「健康的人才有黑皮膚，你難道喜歡躺在太平間

那種白皮膚？」

「太矮。」

「小巧玲瓏。」

「太瘦。」

「婀娜多姿。」

「我看你準是吃了相反藥，講的該剛剛和事實相

反。她是什麼東西？我就不會多看他一眼，而且講話

像水喉扭開了流不出水，老是噤囉噤囉的，沒有肉感

、沒有性感，只有——」

「只有美感是不是？這就夠了，美感是一切靈感

的源泉，像我這種寫新詩的人，最需要美感啓發靈感

。」

「她那有美感？她只有皮包骨，骨撐皮，肉好像

却賣給臘肉店了，她啊！只有骨感。」

聽了這種侮辱林綴玉的話，不冒火就不是人養的

，我握緊拳頭，準備學武俠片中的高手，給小蠻牛吃

點滋味，可是正當將氣運在拳上，想拳下不留情時，

又想到考試將到，萬一這一拳打得斷絕邦交，到時不

能文化交流，我的數理準不及格，年底準留班，划不

來，太划不來，於是我把拳頭在空中轉兩轉，又放下。

「幹什麼搖拳頭？」

「手有點酸，運動運動讓血流通嘛！」

對小蠻牛這種人不能講真話，所以我也沒把寫信

給林綴玉的事告訴他。其實，從林綴玉踏入班上那一

刻開始，我就不知道是喜歡還是愛上了她，總之是周

身都起變化，暈陶陶，思悠悠，無緣無故會哼出一聲

，或者逕自笑兩聲。每當看她時，總嫌視線有點模糊

，老愛把近視眼鏡除下來擦擦。偶然碰着她也眼睛那麼一轉，正巧轉到我這兒，就彷彿心中突然開闢一塊新園地，是良辰美景，風輕輕的吹，花輕輕的搖，依人的小鳥唱着清脆的歌，醉人的蝴蝶跳着活潑的舞，山是青翠欲滴，水是清澈見底，不管你是躺着、臥着、站着、坐着，都渾然忘我，而神遊其中了。

一些研究過相學的同學，都說我掌紋紊亂，用情不專，而且相當好色。細細想來，也多少有點道理，因為打從去年起，我打開報紙就頂喜歡檢強姦案先看，簡直就像寫詩那麼會神貫注，每一行却不放過，每當看到女主角哭訴受辱經過，便倍加精神，血液流暢，左腳掌原有點兒麻痺的現象也消除，而最掃興是女主角說到：「他除下我的底裙……」，法官老爺就下令清堂了。

父親對婚姻一直埋怨，也不喜歡他人，原因是母親在我十歲時跟小白臉走了。父親老是要我專心讀書，不要想女人，他說女人是禍水。

我本想聽父親的話，卻辦不到，尤其是林綴玉來到班上後，我根本無法不想禍水。

我買了一本日記簿，每天都在半夜裏夢相思，有時一寫幾千字，有時沒有東西寫，便寫一些別人看後絕不會動情的事，例如：

星期一——綴玉的學號佩戴得不大正，難道是心情不好的關係？

星期二——綴玉穿新鞋來上課，這鞋子是誰和她去買的呢？綴玉，我多願化作那雙鞋子，天天陪伴在

妳脚下。

星期三——綴玉這套校服穿了三天，一點也不錯，三天！右肩膀上有米粒大的黑水漬，三天都在那兒。

星期四——綴玉到食堂叫一碗叻沙麵吃，是一毛錢一碗的，還喝一支可口可樂。她是坐在第三排靠珊瑚藤的那張長板凳。

星期五——綴玉今天用的是紫色方形小手帕。大概是感冒，她不斷拿出來擦鼻子。綴玉，感冒真討厭，是嗎？

星期六——煩悶的周末，綴玉綴玉綴玉……綴玉啊綴玉，妳在那裏？妳在那裏？

我撕掉廿張信紙，用詩般的語言，寫了一封信給綴玉。

可是，沒有回信。

她一整天都沒望我一眼。我按不住一肚子疑問，便故意從她面前走過。她一抬頭，我趕快裂開嘴笑。

她無表情的低下頭。我又趕快收斂笑容，免得被小蠻牛看見。

我又寫了一封信。

可是，也沒有回信。

我問小蠻牛：「女孩子喜歡男孩子的第一個條件是什麼？」

「英俊瀟灑。」

「爲什麼結婚新聞却說郎才女貌？」

「那是道學家騙人的鬼話，我問你，女孩子喜歡一個單眼塌鼻歪嘴的博士呢，還是喜歡英俊瀟灑的工

人？」

「很難說。」

「什麼很難說？這答案只有一個，喜歡英俊瀟灑的工人。」

「你看，我長得怎樣？」

「很難說。」

「什麼很難說？」

「很難說。」

「說罷！我不怪你。」

「你的眼睛到眉毛這一段距離太長而你的近視眼鏡又戴得垂到鼻尖，老是翻着白眼看人，是標準的未老先衰相，說得不好聽一點，有點像橫死的人。」

「你再坦白說，林綴玉和我是一對嗎？」

「根本不相配。」

「可是你說過她沒有一點美啊！」

「和你不配，你不信，就照照鏡子罷！」

我寄出第三封信後，便照了一次鏡子。

自己的長相雖然自己看起來很舒服，可是客觀一點說，並不美，至少是不屬於令女孩子一見傾心的那一型。小蠻牛的話不錯，英俊瀟灑最重要，要在視覺上不愜意，怎能產生愛？許多人願意用高價購買藝術品，只有一個原因，看了以後會感到舒服。可是，男孩子總不能上東京美容院整容啊！想來想去，只有一個辦法，配一副新眼鏡。

花去整個下午的時間，選中一副最新型的鏡框，外加四百度的近視鏡，一共五十二元。

貴嗎？一點也不貴！因為我戴着新眼鏡到校的第一天，林綴玉就會回轉頭，向我看；而且是帶着微笑的向我看。

一點也不差，她走回轉頭看我，至少她的視線在我臉上逗留了一秒。我的新驗過的眼睛可以保證這是事實。

「我不是比以前英俊瀟灑？」我問小蠻牛。

「會嗎？」

「我問你啊！」

「你的眼鏡框很貴罷？」

「是德國貨，最貴的了。」

「很美！」

「人呢？」

「那鏡片也很美。」

「是自動調光的，在太陽下變成黑眼鏡，在室內

又自動變成普通眼鏡。」

「很美！」

「人呢？」

「人還是老樣子，你沒有整容罷？」

「沒有。」

「沒有，當然是老樣子。」

「可是，林綴玉轉回頭看我。」

「我知道。」

「你知道？」

「當然知道，是上英文課時，是嗎？」

「你說從來不看林綴玉，怎知道？」

「這次是偶然看到。」

我又寫了幾封信給林綴玉，她仍然沒有回信，不過我並不灰心；因為我最近看了一些戀愛指南，知道女孩的心理：她越愛你越裝作不愛你，而且越愛你越要考驗你；看看你沒有恆心，看看你沒有誠意。許多人戀愛失敗，便是不懂女孩的心理。

我繼續努力，每天寫一封信給她，我總如示將來能香草美人，成其好事，便可以出一本情書一束了。

每天，我發覺她最少會把頭轉過來一次，很快的掃一圈；就是這一掃，便能把一切熱氣、悶氣、衰氣掃得清光；也足夠我回味一天。

要她肯給我一枝暈浪型的頭髮，我願意為她寫一百首詩。

要她回我一封信，我願意三天不吃飯。

要她願意陪我看一場電影，我願短壽十年。

要她……

對了，光是寫信表達感情有什麼用？本月廿號不是有一個「爬踢」嗎？那是歡送去年畢業的周明到紐西蘭深造；我何不邀林綴玉參加？

於是，我抽出筆開始寫邀請信，我是這樣寫：

妳是H₂O。

我是H₂O。

廿號，我想邀妳去「爬踢」。

妳願意還是不願意？

只要H₂O混合了泥，

便能創造新天地。

等妳——等妳的消息。

果然，第三天有了回信，是小蠻牛交給我的。

「是林綴玉要來交給你。」小蠻牛說。

我高興得手顫抖，說：「謝謝你！」

我打開信，只有兩短幾個字：

「今天第三節下課，我在圖書館右角落等你。」

「她答應了！她答應了！」我忘形的對小蠻牛說。

「林綴玉答應和我單獨見面了。」

「什麼時候？」

「今天，在圖書館！」

「那麼，祝你好運！」小蠻牛笑了笑。

我依時到達圖書館，我單獨的會見了綴玉，可是我一點也不好運。

綴玉退還了我全部信件，叫我不准隨便寫信給女人：

「你一點也不瞭解我，怎敢寫得這麼大胆？」

我不知道怎樣回答。

「我已有了男朋友，很抱歉，我不能陪你參加「爬踢」。」

「妳騙我！」我說：「我從來沒有看見妳和男孩子來往；妳騙我！」

「戀愛，是屬於兩個人的事，不必第三者知道。」

你不信，就問小蠻牛罷！」

於是，我獨自在校園逛了一圈，一直到老處男講得手舞足蹈時才走進教室。

老處男罰我站了一分鐘，算是對我遲到的警戒。

在我臨坐下時，他還說：「不喜歡物理的人，一定會吃虧……」

我小聲對小蠻牛說：「完了！一切都完了。」

「我知道。」小蠻牛很自然的說。

「綴玉有了男朋友。」

「我知道。」

「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因為，因為——」

「因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她的男朋友。」

「小蠻牛，」我說「我心情煩得很，你別開玩笑行嗎？」

「？」

「我是說正經話。」

「你會說她塌鼻子。」我想起他說過的話。

「那是一塊最使人醉心的平原。」

「一臉雀斑。」

「上帝用來象徵人類的善良，你難道不喜歡善良？」

「？」

「皮膚太黑！」

「健康的人才有黑皮膚，你難道喜歡躺在太平間那種白皮膚？」

「太矮。」

「小巧玲瓏。」

「太瘦。」

「婀娜多姿。」

「你……小蠻牛你，啞……你怎麼儘說我說

過的話？」

「是的，我是誠心的說這些話，我原來不注意綴玉，是你引起我注意綴玉，我原來覺得她的塌鼻子、

一臉雀斑、皮膚太黑、太矮、太瘦都是缺點，可是你的話改變了我對她的看法，我越看她便覺得她越美，

終於，所有的缺點都變成了優點。」

「那麼，她每天回頭只是看你不是看我？」

「只有你戴新配的眼鏡那天，她是看你。」

「真的？」

「綴玉親口告訴我。」

「她認為我英俊瀟灑嗎？」

「她說別人也許會認為你英俊瀟灑，不過，她看

起來，你十足像小丑。」

「像小丑？」

「這就是她不喜歡你的原因。」

「可是，小蠻牛，我從來沒有看見你們在一起。」

「戀愛，是屬於兩個人的事，不必第三者知道，

你不信，就問林綴玉罷！」

老處男大咳一聲，向我這兒瞪眼。我裝着聽書的

樣子，他便叫我站起來，問我：

「凡是同性，必相排斥，那麼異性呢？」

「凡是異性，」我望着暈浪型的頭髮，再望着小

蠻牛，我說：「凡是異性，都能相吸。」

老處男滿意的點點頭，說：「對了，坐下罷！不

過要記住我的話，懂得物理的人，才不會吃虧。」

我拿定主意，從今起，要好好讀書，尤其要好好

讀物理了。



在那冷寂的樓上

■賀思奇■

挾着畫稿走上樓，一個小女孩也正好走了下來，我叫住了她，她認出了我，笑了一笑。

「找我家姐？」她問。我點點頭。

她朝樓上叫了起來：「二姐，那個做廣告牌的人來找妳了。」

樓上轉來了應聲。小女孩自顧自的下樓去了。

那張平板的面孔出現了；「你到現在才來，我以為你不願做我們的生意呢！」

「真對不起，只是工作較忙而沒有時間。」一邊說，一邊跟她上了樓。

很寬潤的電髮室，却冷寂的沒有半個顧客。

我在靠檯的椅子坐了下來。

「你畫了稿沒有？」她靠了過來，「快給我看。」我遞交了給她。

「喲，我不要，我不要這種髮型，你不照我所說的畫……」她又翻開了「婦女生活」雜誌，「我要的

是這種髮型。」她找了出來。

「我明白，我這張只是個稿，亦需要怎樣的髮型我都可以替妳畫上。」

「我要的是這種髮型，你看，」她又靠向鏡子，抓起梳子，「額前要這樣的捲起來，後邊是波浪似的捲……」她又像上次一樣，在梳弄給我看，她顯得嬌媚而誘惑，我的心開始怦跳，我不敢正視她。

「你看住我，我做髮型給你看你才懂得畫嘛。」我只得抬起頭望過去，從鏡裡的人影看來，她平板的面孔並不怎樣難看。

「妳沒有美麗的髮型像片麼？」我問。

「有。」她放下梳子，拉開最靠邊的一張抽屜，取出好多張像來。

「有了像片就容易畫了。」我說。

「你幾時能够替我把廣告牌弄好，我要很快的，一個星期內行嗎？就下星期六送來。」

我想了一想，答應了。

「我請喝水，你喝什麼？」
「不必了，我就走了。」
「別忙，就喝咖啡吧，小妹，」她轉向伏在咖啡桌上的字的小女孩，「你下樓去叫一杯咖啡冰上來，要快些……」

那小女孩應聲而起，「真不好意思。」我說。

「你一點都不世故，你才出社會混吧？」

我尷尬的點點頭。

她笑了。她彷彿喜歡我呆在這兒，她的言語動作予我浪漫的感覺，或許她就是這類女人。我這也許是她寂寞的緣故，我敢肯定她最多也只是二十四歲，爲了她的心業，她無法寂寞的守在樓上。

寬闊的室內，此時只有我們倆，我對於她向我的直視有點不安。

「妳這兒多少人工作？」我打破靜寂。

「我張姐姐，以及另外一個工人，剛才在看的那個穿藍色裙子的，就是我大姐，她最近才離了……」

「哦……生意還好吧？」我向四周望了一下，簡陋的佈置，油漆都褪了顏色，那麼破舊，一具陳舊的電風扇，可憐地被吊着。我深悔這一問。

「勉強可以，這兒的電髮院實在太多了，我們地點又在樓上，顧客都被樓下或附近的給搶了去，除非是熟客……」

「妳是那兒畢業的？」

她笑了起來。「我在這兒幾家電髮院學過倒是真的，當然，我沒有文憑可以懸出來，如果我們的環境

好一點，我可以到曼谷，或日本，掛個留學生的招牌，去盡情遊玩幾個月，並買一張由高等電髮院發出的實習文憑，跟院長合拍一張照片作証，就可以回來，這樣許多顧客就會慕名而來，那時價錢還可以抬高一些……」

咖啡冰送上了來，那小伙子神祕地對我笑了笑，下去了。

「生活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說：「我們渡過了許多困難，若到今天，爲了母，的眼淚而不把它關閉，我便是失敗了，有時一連幾天都沒顧客上門……我父親盡了他最大的能力支持我們，他要我們姐妹好好的幹，他賣掉了田地產業，現在落得在街邊擺起生薑來……夜裡，我時常掉淚，我的心一直在痛苦……」她又嘆息。

我油然的對她產生了同情。

「我會跟姐姐一同奮鬥，一定要把我們的電髮院辦得有聲有色，而姐姐也因此跟她又衝突，先是分居，最近却離婚了，但是，我得承認，我們這番苦心還是失敗了……」

我啞着咖啡慢慢的聽她的講述，我開始同情她。

我站了起來，走近窗前，我向下凝望，街上一片沉寂，已經深夜了。

「我走了。」

「我……」她如夢驚醒，「我的廣告牌你得趕快給我弄好呵。」

我下了樓。

她在後面，「有空也可以來坐坐，」我回過頭，我發覺她的眼睛發出一種奇異的光芒，在望着我……望着我……



■ 依 藤 ■

賈府的人物，自賈母以下，男人大約可以分爲下列幾代：賈敏、賈赦、賈政屬第一代，名字俱從「文」旁。賈珍、賈璉、賈珠（已逝）、賈寶玉、賈環屬第二代，名字俱從「玉」旁；底下尚有賈蓉、賈芹、賈芸、賈蕙等，屬於第三代，名字俱從「草」頭。上述諸人，除了賈敏、賈璉、賈環、賈芹、賈芸、賈蕙等，我們都已經談過了。賈珠已死不論，賈敏一生修道，乏善可陳，賈環、賈芹、賈芸、賈蕙等只能算作跑龍套，也沒有什麼好說。只有賈璉、賈蓉兩人，雖說不上怎樣出色，在紅樓夢裡仍有他們的地位；現在我們先說賈璉，下次再論賈蓉。

賈璉是鳳姐的丈夫，憑此一點，已覺其身價不同。關於鳳姐，有一句偈語說得好：「一從二令三人木」，這句話牽涉到賈璉。據我的意思，「一從」是指鳳姐初嫁過來的時候，賈璉行使夫權，發號施令，而鳳姐也只有服從的份兒。但過着手歲的演進，鳳姐逐漸抬頭，賈璉不敵逞強，反而變成百依百順。可是賈府崩潰後，情勢大變，說不定賈璉又大振夫綱，加上舊恨新怨，於是一聲令下，把她休掉了。「人木」兩字合起來便是「休」字，鳳姐之被賈璉休棄，在第五回中已有預兆，不容置疑。

依據紅樓夢故事的發展，這個解釋似乎可以接受的。可憐到我們認識賈璉的時候，「一從」的時期已過，看不到鳳姐對賈璉到底怎樣「從」法。且「二令」的敘述却很多，不妨錄幾段來看看：

（一）賈璉見他去了，只得回來聽鳳姐。……鳳姐因問道：「他可應准了？」賈璉笑道：「雖未應准，却有幾分了；須得你再去和他說一說，就十分准了。」鳳姐笑道：「我不管這些事。倘或說准了，這會子說着好聽，到了有錢的時節，你就攔在子後頭了，誰和你打飢荒去！……」賈璉笑道：「好人！你要說定了，我謝你！」鳳姐笑道：「你說謝我什麼？」賈璉笑道：「你說要什麼就有什麼。」平兒一旁笑道：「奶奶倒不

要別的。剛才正說要做一件什麼事，恰少一二百銀子使，不如借了來，奶奶拿這麼一二百銀子，豈不兩全其美？」鳳姐笑道：「幸虧提起我來，就是這麼也罷了。」賈璉笑道：「你們也太狠了！你們這會子別說一千兩的當頭——就是現銀子，要三五千，只怕也難不倒。我不和你們借就罷了；這會子，煩你說一句話，還要個利錢，難為你們和我……」鳳姐不等說完，翻身起來說道：「我三五千，不是賺的你的！如今裏外上下，背着嚼說我的不少了，就短了你來說我了！可知『沒家親引不出外鬼來！』我們看着你家什麼石崇鄧通！把我王家的縫子掃一掃，就够你們一輩子過的了！說出來的話也不害臊！現有對証：把太太和我的嫁妝細看看，比一比，我們那一樣是配不上你們的？」賈璉笑道：「說句頑話兒就急了。這有什麼的呢？你要使一二百兩銀子值什麼？多的沒有，這還能够；先拿進來，你使了，再說去，如何？」鳳姐道：「我又不等着『啣口墊背』，忙什麼呢？」賈璉道：「何苦來？犯不着這麼肝火盛！」……

(二)……晚間，鳳姐已命人喚了彩霞之母來說媒。那彩霞之母，滿心縱不願意，見鳳姐自和他說，何等體面，便心不由己的滿口應了出去。少時，賈璉進來，鳳姐又問賈璉：「可說了沒有？」賈璉因說：「我原要說來看；聽見他這小子大不成人，所以還沒說。若果然不成人，且管教他兩日再給他老婆不遲。」鳳姐笑道：「我們王家的人，連我還不中你們的意，何況奴才呢？我已經和他娘說了，他娘倒歡天喜地，難道又叫進他來，不要了不成？」賈璉道：「你既說了，又何必退呢？明日說給他老子，好生管他就是了。」……

所謂「二令」者，不一定指鳳姐處處地方在「命令」賈璉；閨房之事我們不知，但兩人爭吵，總是賈璉服輸者多。至於賈璉之甘願俯首帖耳，不敢反抗，頗有幾個原因：第一，賈璉才不及鳳姐，故做起事來，總落後一步。鳳姐能够一手包辦秦氏喪事，試問賈璉能不？怪不得冷子興說：「……這位璉爺……也是不肯讀書，于世上好機變，言談去的，所以如今只在乃叔政老爺家住着，幫着料理些家務。誰知自娶了他令夫人之後，到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夫人的，璉爺倒退了一射之地。……」大概賈璉雖具幹才，仍非鳳姐之敵，不得不事事讓她們些。第二，鳳姐背後有大靠山，她拍上了賈母。老廢物雖是傀儡，名義上究竟是最高的「權威」，既然一切有賈母作後盾，賈璉怎麼敢對她為難？第三，恰如鳳姐所自誇的，「把太太和我的嫁妝細看看，比一比，我們那一樣是配不上你們的？」鳳姐好勝心極強，不論在那一方面，她一定喜歡把娘家誇耀一番，但這也是實情，賈府雖顯赫，王家也不弱，不像寧國府賈蓉娶的媳婦秦氏出身寒門，要逞強也無從逞起。

可是賈璉究竟喜歡鳳姐不？中意這位性氣高傲的妻子否？這個很難說。按照一般宗法社會的習性，婚姻既由父母作主，男女雙方都無所謂愛情，只有服從一法。但鳳姐的潑辣，兇悍及陰險的性格，無疑在賈璉生活圈裡投下了陰影。賈璉的為人，固然不如寶玉，却也非賈赦、賈珍一流。他好色，雖尚非「色狼」一品，在許多

地方，他是應該被詛咒的，但有的地方，仍見其存着一份良知。否則，以平兒的賢淑，不會對他發生好感了。——可是，賈璉在結婚生活上一定不稱心，何況他的血液裡本來有執袴公子的素質，在外找野食，勢所必然。而這却為妒心奇重的鳳姐所絕難容忍的。論賈璉鳳姐，原無利害衝突可言，只有在婚姻生活上，兩人始終不能協調。於是，在某一次賈母為鳳姐做壽的場會上，雙方便爆發了一場空前的「戰爭」。

這場戰爭由於賈母出頭，鳳姐算獲得了勝利，但我們不妨借這機會聽聽賈璉對鳳姐的申訴：

……鳳姐……便躡手躡腳的走到窗前往裡聽時，只聽裡頭說笑。那婦人笑道：「多早晚你那閻王老婆死了就好了。」賈璉道：「他死了再娶一個也是這樣，又怎麼樣呢？」那婦人道：「他死了你到是把平兒扶了正，只怕還好些。」賈璉道：「如今連平兒他也不叫我沾一沾了。平兒也是一肚子委曲，不敢說我命裡怎麼就該犯了夜叉星。」

賈璉倒是說真心話，鳳姐是一個「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的女人，此雖非鳳姐的弱點——因為普通男女都患此病——但她表現得太過火，有時候便不免流於殘忍刻薄。因此，以鳳姐祝壽開始的喜劇，幾乎釀成真刀真鎗的流血悲劇。如果我們說這是富貴人家爭風吃醋的玩意兒固也可以，然在賈府中，這類事情却常潛伏着往後更大悲劇的危機。後來賈璉在外偷娶尤二姐，未始不是從這導火線引起，不幸其結果，剛剛如我們所料想的，以尤二姐吞金自盡結束這一悲劇。

賈璉偷娶尤二姐一事，曹雪芹於憐惜尤二姐之餘，對賈璉和鳳姐都作了一番深刻的批判——實在要比諷刺更甚了——他巧妙地把鳳姐毒辣兇殘，以及如何佈置天羅地網陷害一個無辜女人的週密計劃詳細地公佈出來，讓讀者一目了然，至於鳳姐這麼做對不對，那是另一問題，暫時不必管。對於賈璉，作者嚴酷地責備他在帶孝期內偷娶尤二姐，揭穿了所謂詩禮家風的假面具，也是毫不留情的；自然從這一件事，更可以暴露了賈璉的好色真面目。作者說：「自古道：『慾令智昏』，賈璉只顧貪圖二色，聽了賈蓉一篇話，遂以為計出萬全，將現今身上有服，並停妻再娶，嚴父妒妻，種種不妥之處，皆置之度外了」的確，這些都是賈璉的罪狀判決書，可是，在人性的表現上，雪芹還是對賈璉比較客氣的。因為賈璉雖好色，還有一顆善良的心。他有時候很看不慣他的父親賈赦的作為，批評他「為一點小事弄得人坑家敗業，也不算甚麼行爲」，在「父權絕對」的賈府中，賈璉竟敢對他的父親作如此尖刻的批判，可算難能可貴。其次，當鳳姐替旺兒的小子做媒，而當賈璉知道那小子的行徑後，便說：「哦！他小子竟會喝酒不成人嗎？這麼看那裡還給他老婆？且給他一頓棍，鎖起來，再問他老子娘！」賈璉才不及鳳姐，但尙知是非、善惡。反之，鳳姐只問自己喜歡不喜歡，在她眼中，葬送個把純潔的女孩子干她屁事？——所以我借用高鶚批評賈赦的一句話「為人却也平平」，將它轉移給賈璉，或者

還適當吧。

說到賈璉鳳姐後半世，既然雪芹已有「三人木」之偈語，那麼，當賈府崩潰後，他休掉鳳姐是非常合理的。惟在高鶚筆下，鳳姐並未被休，而是因病逝世，則於「人木」兩字的解釋，殊欠圓通。而且下旬「哭向金陵事更哀」，若說將鳳姐棺木運回金陵便算照應了這句話，也不大妥當。不過高鶚寫賈璉於鳳姐死後把平兒扶正，這一處理倒可能合了雪芹心意。賈璉對鳳姐決沒有真正的感情，但對平兒，却屬例外。況且「平兒扶正」的話，在八十回書裡也已經露過端倪。然扶正的時期，應在賈府崩潰之後，而非「家道復初」之際。平兒的賢慧，在乎她能够吃得起苦，耐得起勞，能够忍辱負重。只有在生活的煎熬下才愈顯得她那不凡的品格。而賈璉既非十惡之徒，則暮年得平兒慰藉，似乎也不背雪芹著書原意了。

可惜賈璉終究是豪門集團的產物，所以他的利益，和豪門集團是分不開的。等到樹倒猢猻散，他會不會幡然悔悟，則已在八十回之後，雪芹未曾交代清楚，高鶚又歪曲了原旨，這便又成爲一個啞謎了，多麼使人失望！

假花

• 谷 舛 •

含淚莞爾

而所謂花香

只不過

是灑在身上的

不能永恆的

香水

當然

也招不來蜂兒

更喚不來蝶兒

對着窗外

只能像籠中鳥兒

响往着

這世界以外的

天地

一種裝飾

插於不含水份的

綺瓶中

置於缺乏陽光的

鑿室內

倘若半夜

風雨驟然而至

翌日也不會

帶着淚點着頭

也不會

迎着昇起的晨曦

避孕丸



。梁園。

「自從人類發明避孕丸，使它大量生產，使它像貨物一樣自由在市場上買賣，」邁可陳大煞風景，在瘋狂的舞會的音樂聲中對我說：「人類的性關係是澈底的被解放了，我就有一點擔心，」他打一下手勢，招呼一個長頭髮，穿短短迷你裙的少女，那少女身材苗條美妙，沒見她回過身來，已知道邁可叫他，緩緩的，她像一個妖女般扭著腰肢走近來，一言不發，兩隻深深而神秘、熱情的眼睛望著他，她前額頭髮很長，只露出眼睛，在不光明的燭光下，我心魂一時為之震動，銳利的觀察兼欣賞她，他兩手放在她肩膀上，鬆了一口大氣：「我放心了，來，不要再在這地獄的

地方等候魔鬼，蘇茜，我們到海邊去吃吃風。啊！老高，你也來。你的女朋友不是給羅拔搶去了？不要傷心，來，蘇茜，道格拉斯高，我們出去。」

出了「世紀末」夜總會，我讓他們一對夫妻走在前面，我愛聽潮聲，我愛靜，我要先讓自己冷靜一下，我抽出雪茄抽著，理一下大衣和領帶，突然，在一棵紅豆樹下的大理石凳上坐下。邁可走了不遠，突然一把擁住蘇茜就吻，在隱約光影中，蘇茜用力掙扎，「拍」一聲，突然來了一個耳光，她像出籠之鳥，向我走來，繞在我後面，恐懼而顫抖的哀求道：「密士特，請你救救我！請……」

我站起來，剛好邁可已經趕到；他比我高出一個頭，身材魁梧，不怒而威。「呵呵，」他仰天大笑，「這不過是一場開玩笑，」在沒有人的地方，他不講英語，露出他受華文教育的面目：「秀麗，你出來，我沒有什麼，我不過是要想測驗一下你剛才和那一個紅毛鬼舞伴的感情深度，呵呵，你受驚了，真對不起呵，不過，幹嗎你不給我一個吉士呢？」他說的一半是華語，一半是方言，聽了，很難入耳。

「去你的頭，」輪到蘇茜了，她講得一口純正而緩慢的華語：「哼！你這卑鄙多疑的狗東西！難道你還不相信我對你的愛？我們是註冊過的！拜過天地的！拜過祖先的！捧過茶的！我們是一對名正言順的夫妻！我，我還要你來測驗？屁！」在黑暗中，背著她，我瞧不到她說話的表情。我想，一定很精彩的！

「媽的！你敢罵我？」邁可陳常勝伸開兩手，說：「老子給你一點顏色看！走開，老高，老子要抓住她吉士！」我第一次遇上人家夫妻的打情罵俏，臉上熱辣辣發燙，趕快走開，想不到，她在後面抓住我當擋箭牌；我站在中間，老陳像老鷹抓小雞的攔在前後，她拼命纏著我，敏捷如脫兔，我瞧見廣場上我的汽車。「呼」一聲，她搶到駕駛座，搶出我的鑰匙，把車子飛也似的駕出去。我心裡一驚，竟呆了十五分鐘。等到我弄清楚，她已駕到兩哩遠的峇都丁宜山道上。

「停一下。陳太太。」我說。「停一下……」

「不。我怕她。他會追來的。他會追來的，是不是？」她駕著車子，說：「我怕他。」又向我望過來

一臉的幽怨。

「你是他的太太。你怕他？你到底要回去的，是不是？陳太太，」我說：「不要再玩捉迷藏了，我是一個局外人。你們夫妻最好在家裡解決爭端，或者在床上……。」

「床上，天啊，」她大叫一聲，兩手一鬆，車子差點撞到路邊的岩石，我一把握制住，死命把車子停下，她氣喘如牛，說：「爲什麼不能死？死了多好！她軟綿綿的，靠在我身上：「我怕他，在床上，今晚是周末，一夜就不能睡了，我怕他，告訴你，我怕他！」突然，她用力抱住我，「我怕他，先生。」

我不是一個老處男，我高劍平是結過婚來的，在風月場上也說得上有一手，因此，她的話我有一點覺悟。這尤物也相當可人，爲什麼會怕老陳？不過，終是朋友妻，不可欺，我推開她的手，打開車門，讓海風吹進來，我冷靜一下，說：「陳太太，這……這……事……情嗎……這……個……這……個……」我才知道，有些話是說不出口的。

「我怕死了他！」她又靠過來，說：「早知道，我不要和他結婚。他到底是要我回去的，叫我怎麼辦呢？」

我下了車，抽著雪茄趕蚊子，望著遠處海上的漁夫和燈塔光，突然眼前一亮，我看到那個又胖又矮的吳亞妹，我離了婚的太太，她一看到我，就張開大口笑，說：「快上床啦，亞狗的爸。」一身汗臭，吐氣如糞，本不令人難受，只是在床上，我怕了她。我跟

她離了婚，連兒女一個也不要了，從首都溜到板城，晚上便流連夜總會，過著並不幸福的風流生活。

「先生，你和他是認識的，求求你，叫他和離婚好不好？我不貪圖他們陳家的家產，我不愛洋房和汽車，我不要天天大魚大肉，洋酒雞精，我要的是安樂樂的日子。我不要上夜總會、喝酒、跳舞，說無聊的話，打扮成怪模樣，表現摩登和性感，跳阿哥哥，然後，又去吃東西，夜深了又在床上不能睡，我怕這些無味的日子，無聊的生活，我怕他，他什麼也不會滿足……我怕死他了呢！唉……」她說著，說著，哭出來。

「先生，你和別人一定以為我很幸福的，是不是？不錯，我爸爸是一位教師，物質享受不很好，但我很快樂。自從嫁來陳家，我當了富翁的少奶奶，有女僕人服侍……」

「你別說下去了。陳太太。」我說：「對於你，談這些是不雅的……」

「爲什麼不雅？先生。我要訴苦，對每一個人訴苦……」

「可是，我只是你的陌生人……」

「那有什麼要緊。我對誰都是一樣的。」

「你把自己看得太卑賤了。」我說，亮一下打火機，我看到一幅清秀而淒愴的古典美人畫，如此夜深，如此情景，看來，她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你對於這件事，受過教育的人，難道不知道處理嗎？」

她靜靜地流淚，不答。她的哭聲，如荒郊的蟲鳴

一樣孤清。對於我，實是心靈上的一個重大壓迫。我在情感上憎恨女人，在肉體上却又怕又愛，變成一個以自我爲中心的滿足個體，妓女的如花的臉孔，有時候也令我厭惡。我不是一個對女人有強烈愛心的男人。我承認，這是一種心理變態。

「先生。我已經學過忍耐，試圖把自己當作封建時代的女人，誠心誠意，把肉體和精神獻給我的丈夫，但在那一件事務上，我看到他那種得意，自我高興的表情，我的頭腦叫我反抗，作嘔。我沒有和他一齊歡樂，我不是故意逃避，我打從心裡厭惡。爲什麼？」

「我穿迷你裙，跳瘋狂的舞蹈，故意和陌生男人親熱，我感到對自己的出賣，有一種愉快。我不是對不起他，我要做給他看，我並不是一個不受歡迎的女人。但我這種信心，一出了舞廳便消失了。」

「你一定會說我缺乏主動了，是嗎？不，不，我是想得到快樂的。問題是，他一點也不知道我的想法，他只顧到他自己。他的精力、慾望比我強大，有一個時候，我差不多把他叫做吃人的老虎。先生，我雖卑賤，但我還是貞潔的，我說出來的我的心底話，一句也是真實的。我沒有欺騙別人……」

「唔。唔。」我應道：「我明白。」我又想起我已離了婚的太太，因此，我又說：「那也是沒辦法呀……這是人性的悲劇。」

那天夜裡，我把她送回她的娘家，在床上，我一直不能入眠。我想著這件事情的重要。人類自古以來，免不了要在床上渡過大多數的日子，比諸白天的車

禍、搶劫、強姦，也會扮演了無數不爲人所知的悲劇事件。這種悲劇，一直被其他外來的理由所掩沒，人們有勇氣承認吧了。

男人和女人雖是用愛情和夫妻的名義維持著同居，事實上，仍是強者欺侮弱者的形式存在著。弱者沒有保護，強者從其中越取越多。用愛和諒解等美德，實是不能治本的。人類的悲劇沒有一天不存在著。

「老高，」是邁可陳常勝的電話，深夜三時打來！「我警告你，我控告你和我妻通姦。我將做對你生命有害的事情，除非……」

我告訴他，陳太太早回到娘家。

他在電話中呵呵大笑，但大笑後，仍傳來女人嘻嘻的笑聲，接著是男女的笑聲混合，他忘了掛上電話。

「你很快樂吧？邁可。」我故意使他吃驚。

「唔。」他在電話中答：「我像進入了天堂。」

「……」

「但你太太……」
「她，她走了更好，我更自由。呵呵……」他大笑：「我厭惡了她。」

「你……你在家裡？」
「不錯。你想怎樣？」

我掛上電話，又睡，仍不能入眠。突然，我有一個怪念頭，想看看弱者是如何的反應。我急忙翻閱電話簿號碼，沒有，倒從袋子裡，找到一張明信片。這是陳太太給我的，我靈魂爲之一蕩。

我大胆、浪漫，近乎沒有人性的瘋狂壓倒了理智

，電話終於通了。

「我沒有睡。」她說：「我睡不著。先生，你找我有什麼事嗎？好呀，深夜也可聊聊天。噓，小聲點，你……你怎麼了？」

我到底沒有完全瘋過去，把邁可的事告訴她，但是，她說：「我開始想念他了，我不該生氣離開他。

我睡不著，先生，夜長真寂寞呀，尤其是我吃慣安眠藥和避孕丸，我一晚不能沒有它們。這裡，你叫我怎樣找？」

話越說越多，突然，她問道：「先生，你爲什麼打電話給你認爲卑賤的女人？先生，夜這麼深了，你想怎樣呢？你不是和太太一起睡，你怎麼那樣自由？」

我告訴她，我是一個離婚的男人，正在彷徨中。
「是嗎，」她嘆息的說：「可憐。但你爲什麼和太太離了婚？……」

我太太產下三男二女，就實行家庭計劃，服避孕丸，不要生育，她不担心生產和撫養上的麻煩，她變得野心勃勃了。她由被動到主動，跟我事業繁忙，精力衰退成反比例，我……怕了她。」

「是這樣，」她說：「他叫我每天服避孕丸，不要生孩子，玩得才開心，原來是這樣……我倒要回家看看他了。我怕他買的一百瓶避孕丸拿去作別的用途……」

親愛的讀者們呀，等一會，準有好戲瞧了，可是兩方面的電話都打不通了。我翻翻她的明信片，背後一顆避孕丸給跌了下來。接著，又是一粒。

我拾起，放在床頭上，想了想，天快亮了。

賴瑞和

散文兩章

夜期

想起夜早已沉落入寂寞的浪潮，自安詳遲緩的步伐；熟睡了窗外的星光。寂寞浪潮交疊悲哀的魔鬼哭聲，在一個穿黑喪服的神女底哭泣的夜。

夜。我心中只有白茫茫的白燭，滴落身世淒零的悲戚燭淚；燭焰熾起一柱蒼白的沉思石像。趁月色，交叉雙手；使哲人，對着熟睡在環抱的夜。

想起有一隻跛足的小鹿，迷失了自己；橫不倒我的心的腐木，走過一個無聲的夜；穿不過我心的小溪，如一個白髮蒼蒼的垂暮老人，隨著時間緩慢延長沉思的步伐。夜。隔窗的虫兒，在耳邊栽種成蔭的相思樹；黯慘蒼茫的黑林子，我是一個穿黑喪服的木乃伊，

不復企求……

雨天的詩

雨季來了，風低訴、雨輕敲，寒窗上有多少纏綿的情意？到了這風雨頻頻的十二月，每當披上雨衣，扶着欄杆，淋雨眺望雨景濛濛；心霧濛濛，懷念幾位遠方的朋友時——情調雖美；但情懷倒是莫明惆悵的。

來了這小城，每年到了

這十二月；雨季哭泣着遊子的歸期底季節時，遙想起家園，母親可否在默默祈禱？默默對雨懷念呢？又有誰能在雨天裡，給予我這飄零遊子以輕叩心門的喜悅呢？

雨輕敲着一個懷春少年的寂寞心門；輕敲郊野綠意融融的草色；輕敲一個詩的季節、夢的飄渺，伴我擁詩自娛；擁詩神遊故鄉，希望作一個在雨天還能歸去的小鴿子的夢。

四野如落寞荒寂的處女地，多情的雨——那會淋濕過愛情的雨露，依偎在盈盈的綠裙上；蛙——輕唱着一首無名的戀曲。我想，我真該淋雨獨倚？……

雨霖霖，依舊伴着空茫茫的記憶小窗；雨，將飄撒在感情的湖潭裡，伴我找尋一些遺落在現實的碎萍底夢，回到內心澄澈的美麗漣漪裡。

再見

龍引十四年（十八）

■黃潤岳■



我是在三十歲那年到龍引做校長，一九六四年離開時，已是四十四歲。我已將一生中最好的年華，呈獻出來。如今，我又是近五十歲的人了。

我追述這十四年的龍引生活。我只感到愉快和滿足。有些事，就好像發生在昨天；有一些事，卻又像是發生在四十年以前。

我到龍引，只是偶然。但是，能居留到十四年之久，卻不是偶然；而是與振中先生的一種緣份。他一死，緣份也了。

因此，我之離開龍引，好像就傷害到一些人的自尊；校長只認識振中，他看不起我們全三區的人。

這種推理，似乎也合邏輯。不然，為什麼那麼多人要留我，我只因振中先生已死，千留萬留，我絕情絕義似地堅持要走。

倒好了。每個人都喜歡用心思，我也不能例外。每個人用心思，都有不同的動機，不同的目標。這樣一來，善與惡來了，是與非也來了。爭吵來了，煩惱也來了。我是讀了書的人，又是為人師表的人，我隨時要充實自己，我隨時要檢討自己。我的心思總是向善的方面

走，一方面提高自己的境界，一方面爲學生做榜樣。動機是善良的，目標是正確的。我不能說我是超人。不過，無論如何照一般水準來衡量，我仍可列入正人君子之流。我的環境和地位都會約束我。

我之所謂正人君子的含義，非常單純：不自己本身的利益爲出發點，不要生是非，不要唯恐天下不亂而想混水摸魚。

我追隨振中先生十四年，我只想消極地做一個正人君子。我沒有能力像他那樣，推己及人，要使別人也成爲君子；至少不敢做小人，也不可能做偽君子。

我與振中先生之間的關係，實在是不易爲外人所了解。他死了，我要離開龍引，並沒有不妥。而且沒有什麼不正常。

他好像是我的靠山。尤其是當我擔任馬來亞聯邦華校教師會總會主席的時候，他簡直是我精神的支柱。我也可能隨時被吊銷教師註冊證，或是取消公民權，或者是遞解出境。（如坐監，那倒是大解脫，一定會成爲英雄。）許多朋友佩服我大膽。在六三年的教總常年大會中，我坦白地說：我也怕。大家都認爲我是在開玩笑。不教書，一家大小的生活怎麼辦？不過，當我決定接受那職位的時候，我的確沒有考慮到我私人的問題。我心中似乎有一種保證：果真我個人發生了甚麼事，振中先生會替我完全負責安排我的家庭。

我沒有要求振中先生爲我作萬一的打算；振中先生也沒有拍胸脯作保證，說是「你儘管去幹罷」。

但是，我總有這種無後顧之憂的情懷。王這兄南來，振中先生和他說：

「我們校長，擔任教總主席是辛苦，花費不少的精神時間，往返開會，還要增加不少的開銷。」

這是非常普通的話，沒有甚麼深刻的含意。我不知道我自己爲什麼對他有這麼大的信心！吉隆坡與龍引，相距一百七十哩，中間有兩次輪渡，至少要六小時的旅程。我去開會，通常是拜六去，禮拜晚上回來。於是，我習慣了開夜車，有時晚上在吉隆坡有應酬，十點多離開，到家已是凌晨了。

我擔任教總主席，同時還主編「教師雜誌」，每月一冊，的確不易。編校的工作，固然繁多瑣碎，每期自己還得動筆寫一兩篇文章。好在有峇株華仁中學校長白純瑜兄幫忙，他是教總的副主席，也是教師雜誌的主編。我們私交至篤，公的方面更是不用提，往返與共，煩惱同受。他對英國文學和英文爲第二語文的教學，有獨到的研究。他對維護華文教育貢獻的力量至大，而且他的立場，非常堅定。因爲他沉默寡言，不求聞達。知道他的人不多。他可說是一位無名英雄，一位忠勇的鬥士。

做了兩年的教總主席，真是精疲力竭。學校一位華文老師中途離開，一時找不到適當的人，我自己兼教三

班華文，在視聽室合班上課。改作文卻是一件頭痛的事，有時要改一個通宵。我代課，並沒有拿代課津貼。原因很簡單，如果我拿錢的話，便吃力不討好了。雖然我教三班華文，作文仍是每兩週一篇，決不敷衍。爲什麼不分給其他華文老師？有，能够分配的都分配了，仍剩下十多節無法安排。

校內校外，旅途奔忙，我倒不覺得疲乏。我不僅是教總的主席，我也是柔佛州華校教師聯合的主席及柔佛中區華校教師會的主席。我的教師會主席，從縣做到州，做到全國；恐怕也創下了一個記錄。

柔佛州教師聯合會的事情不多，每年開一兩次會。因爲柔佛州還有一個華校董教聯合會，很多事情都可由那個會解決。純粹是教師校長的事，才由教師會出面。我會爲某一些事，拜訪過柔佛州教育局長。每一任局長多和我有私人感情，所以談商公事，也不消三言兩語了。

例如鍾士之後，是一位華人担任教育局長。到任不久，便約我和振中先生去談改制的事。雖然只有十幾分鐘的會談，鬧到不歡而散。我們走出局長室，有一兩位朋友多少有點爲我們擔心，好像我們把大事弄僵了。振中先生與我，倒仍是泰然自若。

後來我因柔佛州內某幾位教師的事，再去找他，他竟一口答應了我們的要求，而且非常支持我們的要求。到他要離開時，我們的私交已算不錯了。

柔中教師會的事，花去我不少的時間。從徵求會員，到籌建會所，到落成還債，一建幾年，經年都有事做。我參加柔中教師會的條件是只做一个普通會員，想不到三兩年之後，我登上了主席的寶座，辭也辭不脫；真是只好勉爲其難。上了台，可不能馬馬虎虎。我與幾位重要職員：副主席黃紹楠兄，理洪秀女士，總務陳秀華兄，財政王靜芝女士以及其他一些朋友，走遍了區內的每一間華校，廣泛的徵求每一位老師入會。

會員多了，就要建會所。剛好國泰戲院側面的地要賣，我大胆作主，替柔中教師會買了一方。後來起價了，有人要補錢換那一方地。我算是安心了，不會被人責怪爲獨裁。

買了地，就得建屋。我始終沒有把握：三百多會員，要建三四萬的房子。我和振中先生商量好幾次。他說沒有問題。坦白講：我不願再把柔中會所的担子加在他身上。所以遲遲不敢開動。

有一次教總開會，我去吉隆坡。晚上在陳昌豪兄家中坐，要走的時候，他送我上車，忽然談到柔中要建會所。他說：你不做，那會有錢來。你別想籌定了錢才開始建。天下沒有容易的事。你開始建，慢慢去找，錢就來了。

他立刻答應捐五百現金，五百元的書，合成一千元。我想：他捐一千，馬來亞文化事業公司也少不了一千。我和員霖兄聯絡，他答應得乾脆：你說怎樣就怎樣。

好了，我的勁提起來了。立刻召開會議，決定要興建會所。我們想出捐和貸的辦法。會員自己不出錢，便不好意思要別人捐錢。於是，我們這些職員們去拜訪每一間學校，要求捐，還要請會員貸款。我自己認捐四百元，認貸一千元。後來，我向人壽保險公司借錢，利息不算，律師手續費就是七十多元。

提到柔中新會所，我不能不提吳玄悟兄。從繪圖，督工，到落成，抵押，他硬是當作他自己的事情在幹。爲了地契，他去星洲和新山幾次，有時不開費用，有時開過十元八元而已。他的人緣似乎不十分好。我老實說，他爲柔中真正是死心貼力的。在興建的時候，常常付不出錢來，他會墊出一些。我只要聽見建築商鄭亞敏先生的電話：「校長，我是鄭，有辦法通融一點嗎？」我的心就會跳起來。我私人有錢，立刻開一千或八百元給他。

鄭亞敏先生也從不過份逼我們按合同付款，至少減輕我們一些精神負擔。

好容易到新會所落成，雖然還欠上一大筆。最後發動一次大規模的捐款，不僅在柔中區內，全州都去。鄭天炳、賴湖章、李漢樑、陳志榮諸位校長都會四處奔波。

我的扶輪社的朋友們，尤其是蔡德生醫生，真是幫忙不少。德生兄當時經濟並不太寬裕，他寫了一筆捐款，聲明要分期付出來。那知落成開幕那一晚，他給我一張現款支票。

柔中教師會落成之後，我了結了一個最大的心願。只差三四千元，峇株馬來亞銀行經理一口答應照借，於是大功告成。

一九六三年底，我在教總常年大會中提出我不要連任。很多人不了解：爲什麼做了二年，堅決不肯再做法。六一年我上台，並沒有絕大多數票，而且還有所謂「三匹馬」的建議。（當時聯合國選秘書長，克魯雪夫提出由三個人來做，）六二年的選舉，我獲全體一致的贊成。六三年，我卻要勸服每一位代表，不要選我；而他們都不肯讓我下來。我最大的理由是精神不濟。因爲我會經暈倒兩次，醫生一直查不出原因來。開會時，我仍在服藥，而且是四種不同的藥。

我請了一些朋友做說客，我自己說服了一些朋友如周曼沙兄，吳太山老先生和孔翔泰老先生。好容易把教總主席的職位擺脫了。

柔佛州及柔中的教師會的主席，如果我離開龍引，我便也可擺脫。

生活環境也是促使我離開的因素。在龍引，白天沒有電，實在不方便。下午一點以後，我的房子像蒸籠一樣，午睡時我只能睡在地上。有一天，我看見櫃下的小蜘蛛網，在心理方面很不自在；以後我便睡在過道中。躺下去是滿身大汗，過道風一來，又感冒了。每天午睡醒來，頭脹得痛，肚子裏像火在燒。晚上呢，剛睡時，

要開風扇。不久，就冷到非蓋毛毯不可。於是，我養成了遲睡的習慣。

振中先生逝世之後，我的哀傷，真是如喪考妣。我實在需要調換一個環境，以免觸景生情，睹物懷人。這種心理方面的因素，不易爲人了解。反過來說：你更應該繼承振中先生的遺志。

我又何嘗不想留在龍引？

同樣的，也可以反過來說：我又怎麼可以繼續留在龍引？

我離開龍引，正像我不再去做教總主席一樣，免不了使人費解；也免不了使人發生疑竇。尤其是大家都留我，還是留不住。

我不是一個不重情義的人，甚至於可以說我是一個重感情的人。在龍引住了十四年，學校的一草一木，都與我有感情。三區的人，無論識與不識，我都是感念他們的。

在這十四年之中，幾乎沒有一天是不愉快的。我的獨子也是在龍引出生的。我的離開，並不是逃避；也不是無可奈何。我想換一個環境，雖然不一定可以換到一個更好的環境。

這十四年，托振中先生之福，使我生活在象牙塔中。一切是順遂的，一切都是從心所欲的，而且一切都是合乎理想的。於是，我成了一個寵兒！振中先生之死，驚醒了我的夢幻，我不可能自閉於象牙塔裡。既然要走出塔來，便走遠一點點。

我相信大部份的校友，都了解我，都同情我，因爲他們既是我的學生，多少會受到我的一些影響。我沒有辦法說服董事們和家長們，使他們同意我走。對他們，我只有歉疚。

在董事會所發動的歡送會中，我講出了我心中的話；校友們在文律舉行的歡送會中，我講出了我心中要講的話。

我決不是毫無惋惜，毫不留戀；振中先生一死，我就走。只是：他死了，我可以走了。

我感謝每一位三區人士，尤其是那些一再要挽留我的。我離開三區，心中也是傷感的。

不知怎的，我總有一個信念：振中先生會同情我。某一夜，我從夢中驚醒，很清晰的聽到他站在門外叫校長。當我正要起身時，立刻意識到振中先生已經死了。但是，爲什麼我會突然醒來？爲什麼那叫聲是那麼清楚？

我從迷信的說法來推斷：我的陽氣太大，生死無法交接。我立刻向振中先生祈禱：「我是決定要離開了，如果你不讓我走，報一個夢給我罷！如果你有其他的事要交待，也在夢中顯示給我。」可是，我從沒有夢見他，

一直到今天。我離開龍引已近四年。誰沒有懷念呢？我固然懷念已逝世的振中先生，我也懷念三區的朋友們！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日

自在飛花輕如夢

■ 雅波 ■



清晨，我打從湖畔走過。

「哎唷！」

驀然，一粒高爾夫球打中了我的後腿，痛死我了。

「哈哈……。」有人笑着，我回轉身一看，原來

是一個年輕人。

「呸！笑什麼鬼？你這盲鬼，我是你的目標嗎？」

你的眼被鬼遮住了？……」我生氣的破口大罵。

「鬼？那來這麼多鬼？」他捉狹的問。

「你不是嗎？死盲鬼！大頭鬼！四眼鬼！……。」

「我越罵越不像話了。」

「小姐姐，別罵了，我道歉就是。」他歉然的說。

「哼！誰是你的小姐姐？不害臊！」我可不領他的情。

剎那，他的臉漲紅了。這麼大的男人還臉紅，真窩囊！我還以為臉紅是我們女人獨有的呢。

他抱歉的向我笑一笑，然後關懷的問：「有打傷妳嗎？」

「死了也不用你管！」我不屑與他說，掉頭就跑開去。

走時隱約聽到他細聲嘆說：「這女孩……。」

在另一個清晨。

「喂！」我喚道。

「！」那年輕人忙應道。

「我不是叫你，你應我幹嗎？」我瞪着責問他；

其實我是叫他的。

「哦？我還以為妳叫我呢，真對不起。」他結結

其實我是叫他的。

「哦？我還以為妳叫我呢，真對不起。」他結結

其實我是叫他的。

其實我是叫他的。

「哦？我還以為妳叫我呢，真對不起。」他結結

巴巴的說。「這兒沒人，妳到底叫誰啊？」
「我叫誰你管不着，我喜歡就叫！」我野蠻的說。

「噯噯！」他笑出聲來。

「你笑什麼鬼？」

「妳這女孩真怪。」

「你才怪！年紀輕輕竟學人打高爾夫球，像個老頭子似的。」我學着他打球的怪態。

「我玩是爲了好奇嘛！」他解釋說。

「你今天不玩了？」我側着頭問。

「怕打中妳。」

「呸！貓哭耗子，假好心。」

「我們談和，好嗎？」

「談和？上回的賬我們還沒算清呢？你倒一廂情願的。」

「別孩子氣了，讓我猜猜，妳大概還在書院唸書是不？」

「是又怎樣？你呢？」我反問。

「我大學已畢業了。」

「你學什麼的？」我好奇問道。

「畫畫的。」他回答。

「畫畫？畫那些不穿衣服的女人？」我睜大雙眼驚奇的問。

「唔。那是藝術。」他嚴肅的說。

「哎呀！你們這些男人壞死了！……」

「喂！喂！……」他在後頭拼命喊我，我沒睬他

，又逕自跑開去。

不久。

我就知道了那男孩子的名字——比比。

當然他也知道我的名字——綿綿。

「站好，不要動，就這樣。」比比嚷道。

「我頭快要暈了！」我苦着臉說。

「忍耐一下吧，就快好了。」比比再嚷道。良久。

「噓！以後我再也不做你的模特兒了！」我賭氣的說。

比比向我淺淺的一笑。

「真不好受！小時我掉在池塘裡，沾濕了裙子，就跑到太陽下去晒，等晒乾了才敢回家。我媽媽打人好痛啊！我已好久好久沒有這樣晒過了，這回要不是你叫我，說什麼我都不幹！」我嘟着嘴說。

「只站一會兒，就累成這個樣子，像個老太婆似的。」他憐惜的說。

「哼！爲你站了老半天，好話都不講一句，竟說我像老太婆。」我掉過頭去。

「對不起，綿綿。」比比賠着笑臉說。

「哼！讓我看，畫的好看嗎？」

「哪！妳看。」

我走近畫架，仔細的觀賞。

「怎麼了？爲什麼不說話？畫的不好嗎？」比比

不安的問。

「你在哄我！你在哄我！我沒那麼美！……」我嚷道。

「哈哈……」比比爽朗的笑了。

「死鬼頭，騙人還笑！……」我擰了他一把。

「哎唷！」

他連聲呼痛，我却笑了。

黃昏。

「綿綿，你雖不會畫畫，但妳本身却是一幅很完美的畫。」比比對我輕聲的說。

「是嗎？我本身却不覺得呢。」我垂着頭。

「有許多東西是自己不會覺得的，因那是一種無形的美，別人或者不知道，至於妳，我感覺得出。」

「這也算是你人生哲學的一部份？」我揚起頭問。

「也許。」

「我不懂，哲學是玄奧的。……」晚靄落在我們的衣袖上。

風在吹着，浸在夕陽裡凝思。

「太平湖真美，這兒隱藏着無盡的美感，每個黃昏我都到此來欣賞落日開畫展的。」

「那些畫美嗎？」

「大自然的色彩代表了畫者的心聲、感觸，呼喚，有真、有善、也有美。」

「比比，你說我是幅什麼畫？」我好奇的問。

「妳是幅中國寫意畫。是風、是雲、是海水，也

是高山……。」比比的話充滿了詩意。

「好哇！比比，我覺得你也像一幅畫。」

「什麼畫？」他不解的問。

「抽象畫。」

「抽象畫？爲什麼？」他更疑惑了。

「因我極想了解你，但怎樣也明白不過來。」我微笑說。

「噢？……」他睜了我一眼，然後喃喃自語說：「小姐姐開始在長大了！……」

「你在自言自語幹嗎？」比比不說話，他笑的很含蓄。我不解的望着他，嘴裡不禁又罵出那句慣用的口頭禪：「死鬼頭！……」

午後。比比在我家。

「喝咖啡，比比。」我把咖啡遞給他。

「你真像個小主婦。」他讚道。

「少貧嘴。」我嬌憨地瞟了他一眼。

「爲什麼？」

「因咖啡越濃，味道越苦。」

「這是人生哲言嗎？」我揚起眉毛問。

「妳說呢？」他也問。

「很好的比喻。」

倚立窗前。

蔚藍天空，白雲悠悠。

「綿綿，妳看，雲朵回家了。妳知道他的家在那

「近來你不高興？比比。」

「我在爲一件事而煩惱。」

「什麼事？」我不明的問。

「到時才告訴你。」

「這麼秘密？」

「沒什麼，別爲我擔心，綿綿。」

「你不會去自殺吧？」我瞎猜道。

「別胡扯！」

「我想，若要自殺最好去跳太平洋。」

「爲什麼？」比比不解的問。

「死也要找個美麗的地方嘛！」我笑着說。

「怪念頭！」他輕輕在我額上敲了一記。

× × ×

比比事已把一切決定好了。

最後他才告訴我：「綿綿，我要走了。」

我什麼都沒再說，默默地……

「比比，幾時起飛？」

「後天早晨。」

「巴黎的女人一定很美。」我細聲的問。

「我去巴黎不是去看女人，而是學畫。」他略提

高聲調說。

「那裡會有我這樣的女孩子嗎？」

「女孩子多的是，不過像你這樣可愛的，我想沒

有。

再度沉默。

「在那邊你一個人洗衣？」我溫婉的問。

「我從小就是自己洗的。」

「一個人煮飯？」

「一日三餐，隨便點不要緊的。反正人並不是爲

了吃飯而活着。」比比聳一聳肩說。

「你幾時才回來？」我期望的看着他。

「三五年也說不定。」他不在乎的回答。

「哦，這麼久！」我輕輕地在低嘆。

「綿綿，我要奮鬥，我要成爲第一流畫家！」比

比興奮的嚷道。

「我相信你會成功的。比比。」我堅信的說。

比比檢起一幅畫問我：「還記得這一幅畫嗎？」

我瞥了一眼，弱聲問：「畫中不是我嗎？」

「是的，就是上回我在湖畔爲妳畫那幅。」

「很有紀念性的畫。」

「我要把它帶走，讓它陪我走遍天涯。」

「值得這樣做嗎？」我仰起頭，迷惘的問。

「爲什麼不值得？我相信它會爲我帶來好運，使

我步上成功的道路！」

「就只限於這些嗎？」我幽幽地問。

「噢，綿綿……」

× × ×

在飛機場的候機室裡。

「綿綿。」比比輕喚着我。

「送你一朵木槿花，別忘了你是馬來西亞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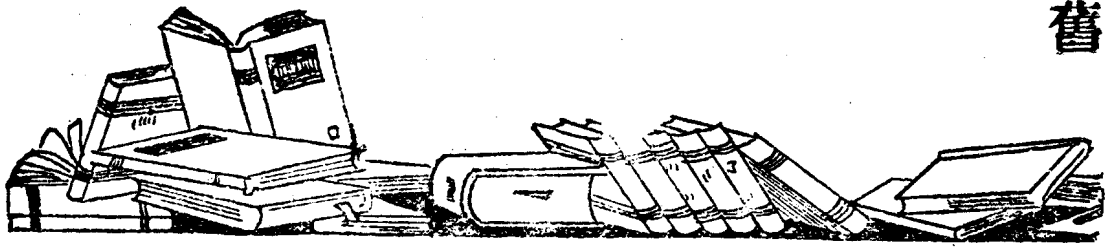
我把花插在比比的大衣襟上。

（下文轉三十八頁）

徐東甫

■ 溫梓川 ■

徐北甫



在二十年代的一九二六年，我還是一個中學生，在板城鍾靈中學唸書，我們的教務長顧因明先生從上海渡假南返，率領了三位新聘的教師同來。一位是周寶儒，一位是黃照青，還有一位便是我現在要談的徐東甫。

周寶儒是江蘇南京人，担任華文主任，黃照青是江蘇海門人，担任數學主任，徐東甫却是教英文和世界歷史的教員。周寶儒在鍾靈的日子並不長，好像只教了二平多，便辭職北返，在京滬一帶的大學担任教職。我在鍾靈沒有上過他的課，後來他到暨南大學來教古代史，我才選了他的課。他大概因為在鍾靈見過我，所以對我也特別親切。他教的學法很好，一班選修的同學都沒有一個半途退席的，他給我的印象也特別好。黃照青給我的印象最壞，他在鍾靈的時間也最長，後來因為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他還當了幾年教務長。我之要半途離開鍾靈中學，轉學到廣州中山大學預科去讀書，與他最有關係。他未來鍾靈之前，我們的代數是梅英榮教的，也教得很好，使我們大家對代數覺得趣味盎然，百聽不厭。他來後代替了梅先生，却使我們對代數大感乏味，他雖然是上海交通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學識頗佳，對數理的修養也相當好，只是不能傳授予人，而且代數用的是英文課本，他那一口海門腔的英語，真使人聽來覺得不知所云，一句也聽不進去。因此到了學期考試的時候，全班同學一齊交白卷。他氣得二佛出世，二佛升天，無名火正要找地方發洩的時候，誰知那時我剛巧又在南洋時報的副刊「海燕」上，發表了一篇題名「禿驢古」的小說，內容是描寫他上課的情形，甚至連他的聲音笑貌都寫得非常逼真。他沒有蓄髮，光禿禿的頭就活像一面鏡子，他衣著樸素，終年一襲企領的灰布中山裝。平底布鞋，說話時口涎從嘴角兩旁聚積，就像兩顆不值錢的珍珠，這樣的白描，又加以是如假包換的真人真事，他看了自然會無名火高三丈，因此他向教務長指控我號召全班同學交白卷，硬指我是

個作俑者，要求學校當局開除我。那時幸得顧因明、陳少蘇二先生的愛護，認為我是品學兼優的學生，平日言行又中規中矩，事態並不是他所指控的那麼嚴重，均不表同意，因此才未成爲事實。雖然如此，可是我却早已決定離開鍾靈負笈廣州去也。

至于徐東甫給我的印象也很深刻，他是上海人，是菲律賓大學畢業的文學士，英語說得很標準，學識俱優，中英文譯作均佳。他身材雖然生得矮胖，但儀表不俗，品貌也不凡。他常常在報紙的副刊上發表文章和詩作。當年還有人把徐覺非和他誤認爲一人，以爲徐覺非是他的另一寫法。他不但文章寫得好，詩詞也寫得相當飄逸不俗。他在鍾靈好像時日不多，我離開鍾靈的第二年春間，鍾靈發生了驅顧風潮，發言罷課，結果是學生失敗，畢業班學生原本有五十多人的，却幾乎被開除殆盡，因此本屆只剩了四名畢業生舉行畢業典禮。這批被開除的同學有大部分後來都負笈上海，到立達學園去升學了。學校當局當時寧願犧牲了全班學生，還是要挽留顧因明。因此顧先生也趁這個機會告假返滬養息。事後顧先生還從上海寄信給學校當局提出條件，一定要學校當局辭退他自己聘用的徐東甫，他才肯南返復職。這一舉動，倒使當年許多人都攪不清楚，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我在上海時，顧先生會常到暨南大學南洋文化事業部去探訪劉士木先生。我也因此有機會和他先後見了幾次面，在面談中偶然談起鍾靈的風潮，才知道他疑心徐東甫在幕後搗鬼，覬覦他的教務長職位。結果自然是徐東甫離開板城，到星加坡的一家報館去當翻譯。據說他在星加坡報館工作，負責翻譯電訊，工作甚勤奮，但却鬧了一個笑話：大約是在一九二八年間，徐東甫買了一張馬票，號碼爲報館同事張某瞥見，過了幾天，張某揚言昨晚得一夢，够見一白髮長鬚老人告以本季頭獎馬票的號碼爲某某號，遍尋數日，欲購無從。言時頗露惆悵之情。但東甫聽了却默不作聲；第二天，張某又舊事重提，東甫才告訴他，那張馬票他已購得。張某伴作不信狀，東甫便取出馬票証實。於是報館同事相顧譁然。張某遂向東甫婉商轉讓，並願付十倍的票價。東甫不肯，諸同事以東甫信以爲真，於是爭相出價競購，氣氛弄得非常緊張，數日之間，票價與時俱增，竟高達三百元之譜，東甫見此情形，更加不肯出讓。這時他認爲馬票必中頭獎無疑，現在最難解決的，便是保藏馬票問題。如藏之寓所，則孑然一身，出門時無人看管，安全大成問題。藏之衣袋，扒手到處都有，防不勝防，安全更成問題。經再四思維，遂將馬票密封信封中，外加火漆印，託報館中司庫湯老爲之保存。湯老祇好笑而藏之于鐵甲萬中。但過了幾天，東甫又向他索回，認爲這張價值十餘萬元的証卷，藏於湯老處不大放心。後來他又向湯老索回馬票，向銀行租用保險箱珍藏這張馬票，並且還到律師樓去請律師登記他的馬票號碼，委託律師將來爲他代領獎金，這當然要付出一筆租金和手續費。

這時的東甫可以說已到了快要發神經病的邊緣，再下去恐怕不堪設想。有一天，有一位同事特地邀約他到

一家清靜的餐室去吃午飯，很誠懇地很委婉地告訴他，並且還將張某與諸同事串通惡作劇的經過，詳細細給他解釋，勸他不要以假當真，自尋煩惱。當時東甫却唯唯否否，不置一辭。

可是等到大賽馬之期到臨的那天，他却没有到報館去工作，也沒有請假，很早便獨自趕往馬場去，正襟危坐地等報頭獎的降臨。結果，當然給他很大的打擊和失望。

第二天，他照常到報館工作，可是精神却顯得非常頹唐。同事間也相約絕口不要再提這事，以免導致發生嚴重的後果。

後來，他又由汪起予先生之介，重返板城擔任了光華日報創刊的英文版的「東方導報」的編輯，當年的總編輯是英國人譚根氏。「東方導報」後因銷路不前，賠累甚鉅；這份月刊出版不久，也終於免不了停刊的命運。事後他也返滬，另謀出路。在一九三一年秋間，他當了上海密勒氏評論報的編輯。浙滬戰事發生後，有一天，他從報館出來，沿法租界愛多亞路而折到華界的民國路的交界處，被擁擠的羣衆，誤認爲日本間諜，因爲他生得矮胖，又戴了平頂草帽帽樣子酷肖日本人，致被毆重傷，不久便死在醫院裡，時年僅三十歲。

東甫還有一件趣事，值得一提，他在板城做事時叫徐東甫，後來轉到星架坡報館工作，却改作徐北甫，鍛羽回板時，又重用徐東甫這名字。不過在三十年代，尙未有身份証，因此名字可以隨便改用。星加坡的朋友都只知道他是徐北甫；而板城的朋友，却不知道徐東甫之外還有個徐北甫的名字。究竟是什麼原因，恐怕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哩。

(上文接三十五頁)

「忘不了，我一定會回來。馬來西亞是我的國家。」

「以後的影子就剩下我的了。」我苦澀的說。

「綿綿，別那樣，我會難過的。你的眼角濕了。」

「比比憐憫而又深情的握住我的手說。」

「不知濕了多少回了？再讓它濕一回也算不了什麼。」

「我感喟的說。」

「爲什麼要那樣？……」

「落雨了，出國後要多珍重。」我的聲調變了。

「我知道。妳說過不止一百遍了。」

「飛機要起飛了，進去吧！」

「轉過臉去，這樣就不會太痛苦的。」

「不，任何痛苦我都忍的住，若我此時不看你起飛，以後又不知要等到幾時才能看到你了。」

「唉！這樣也好。」比比無可奈何的嘆道。

……

飛機越飛越高，也變的越來越小。

我衷誠的默禱：祝福你，比比。

機場一片冷清，我仍倚着欄干遙望。

比比呢？他已到海那一邊去了。

細雨飄着，飄着……



沙 ■
河 ■

就這樣
那些人把票根集郵在口袋裡

從這個戲院到那個戲院
以評價畫展之姿

在Postal下爭辯着社論
或在騎樓底下

更有很多故事流行着
嘴上掛滿女人和男人

談女人裸胸搖股
便贏取了許多貪婪的眼

搖幌的心

一陣歐陸出品的狂風
吹得女孩子毫不羞地露着大腿

用胭脂和粉武裝着面孔
便在天陽底下宣佈傳統死刑

當她們把恥心從表演台踐踏至天橋
眼淚已成為最廉價的裝飾品

或者你閒得忍不住

要對路過的少女吹口哨

你可能在一些公共的場所

買到笑聲 讓他們

去歌 去舞

去歌 去舞

去嬉皮士 去花和愛

新藝綜合體的銀幣上

正打出一些虛偽的廣告

可悲的是我也是其中的一粒原子

不能不讓我的底片曝光

就以快門千份之一秒

光圈零點八

攝取了這些

於是

我的眼倦了 倦了

熱帶風貌

■ 穎川 ■



(一) 湖畔

靜靜的湖水沒有密密的皺紋
四月 風的玉趾滑過

修竹纖纖的綠指

慰藉湖畔飄零的落英……

夜很濃，很濃。躑躅於迂迴的繞湖小徑，覓一份屬於自己的謐靜。帶着思潮，遠眺麥斯菲爾山迷濛的燈光。今夜，山上該很冷吧！

夜風輕盈地拂着修竹，奏出一闕迷人的小夜曲。黯淡的冷輝，數顆眨着碎眼的繁星，偷偷地斜睨大地。那矗立於綠樹間的Lake View Hotel，五彩斑斕的霓虹燈，散發盪惑的光芒，映射在鄰湖面上。踏入湖畔那座星形小花園，輕揀數朵凋落的黃花

似乎聽到她們的嘆息。枝葉搖曳，含着芬芳的幽香。獨自賞花，醉臥花叢石椅；心靈開始淨化。霧開始籠罩湖畔。風依然吹着，有些微冷。踩着兩邊栽滿棕櫚的沙徑，驚覺到它們在低吟：歸去吧，夜闌，風緊，歸去吧！

(二) 青山

霧緩緩地籠罩着麥斯菲爾山，霧從莽林而來，攜着一股冷颯。

長長的幽徑，迂迴地繞着山間。徑旁的聖誕樹，沉默地擁着冷流。只有虫豸的啾啾，劃破靜夜的空氣。以手電筒的黃光，透過薄霧，緊拉着皮夾克，于山徑。山下的燈光閃爍，堪與繁星月輝爭妍。倚着花園中那棵傘狀針葉樹，孤傲地抗衡冷風。

身歷此境，心胸那股憂悶一掃而空，隨那豪氣高升，引吭長嘯……

夜已深。風愈冷。從嘯聲中甦醒，聽到「知了知了」的蟬聲。露重，該回去了。拾級而上，別墅的燈仍亮着。

明朝，讓我在山嶺迎接晨曦吧！

(三) 椰影

鄉村的夜很幽靜。

推開窗扉，讓溫柔的月光吻着我的臉龐，也吻着那幾乎一望無際的椰林。椰林在霧海中舞蹈。悄悄的打開大門，燃根「好彩」，漫步於椰林內

。周遭是那麼的柔和，嫵媚。林內虫豸的輕鳴，和着深深長流的溪水，是一闕優美的天籟。

銀輝透過稀疏的椰葉，點點滴滴的洒落我身上。風來，婆婆的椰影搖曳，有份神秘怡人的氣息。我喜愛于於小徑上，讓修長瘦削的影子重疊着搖曳椰影。

椰樹，象徵着熱帶旖旎的風光。那纍纍碩大的果實，清甜沁心的椰乳，嫩滑的菓肉，多麼令人嚮往。

椰影下，幾許馬來少女，在跳着優美的傳統「弄玲舞」。輕歌曼舞，多富羅曼帝克。偶爾飄來青年們豪笑的聲浪，充滿着蓬勃的活力！

繁星

。李生。

今時，當濃霧散去，太陽且旖旎我們的遐想！
——已沉重的苦難。（讓我們都在早劫裡這樣庸俗地
願望着。）

若是，這裡無雨季，我們將不再會有那麼許多
繽紛的瓣葉與一片片痠癱的喘息。畢竟，我們將歇
着一襲患病的陽光，自龜裂的砂礫葬去那種洶湧的
呢喃。

努力，我們已是精疲力竭地搶着另一種雨霽後
的紅日。因我們已覺察到；我們心房已是黝黑一片
；淤塞我們抖擻的嘯歌。

必然，必然，自滿天紅光後，雲霧騰空，而我
們正在憶着聖洗已久，並已發酵的百花節。讓我們
又去膜拜掙扎着的太陽——

我們唇已够甜蜜。

我們自溫馨時節，已英挺。

我們剖解那所謂沒水份的自傳，與赤裸自己够
泥濘潮濕的庸俗。（我們是日夜高歌的族。）

呵——我們是挺胸向陽的小小繁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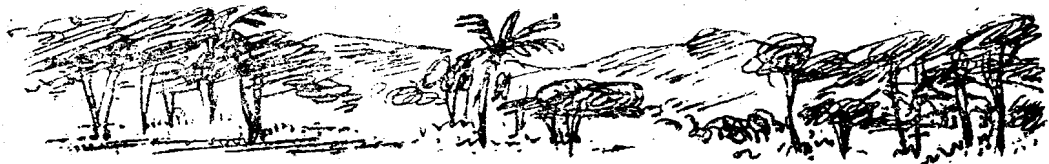
暴風雨之前

■ 丁 丁 ■

澄泉然聽了落的話，去慫恿她的姊夫——朱幽蘭加入救災會。照她的觀察，似乎救災會愈來愈不像樣。有一部份工作人員賭氣不肯再參加任何會議，有的雖然去了，面子上懶洋洋地，目的在敷衍敷衍，每天遲到早退，應個景而已，自從那次會議總務先生和宣傳主任衝突之後，好幾天沒有了下文，大家起初別待着的一場大吵鬧，忽然風平浪靜。澄覺得很奇怪，她暗中問她的同事，她們只是搖搖頭。「見鬼，誰知道他們玩的什麼把戲！或者已經來了個君子協定吧。」然而會所裡的空氣顯然有點不平常，澄有時看見宣傳主任，他很有禮貌地對她點頭微笑，接着臉上一陣微紅，倒使得澄愕然不知所措。而當那個矮個子總務先生遇見她時，他總是雙手亂擺着，露出一臉慌張的樣子，說：「不相干！不相干！」

「這算是一回什麼事呢？」澄滿肚子狐疑。無論如何，她最初參加救災會的熱誠不免降低了。但是街頭劇仍舊開演着，而且在細心觀察之下，她發現設備的確較前進步了些。民氣也因街頭劇的不斷開演而顯得特別高漲，捐款便像潮水一般湧入會來，十月份的捐款紀錄又恢復了以前任何一個時期的最高水準，大家覺得非常興奮。澄一有空暇便埋頭寫宣傳文字，她懂得畫，宣傳主任便指定她專繪宣傳圖畫，而她的畫也的確出色，在一個短時期她已經贏得了青年女畫家的銜頭。現在總務先生和宣傳主任對她格外客氣了，他們也請她參加了幾次宴會，在宴會中她也認識了不少「上流人物」，她自己覺察到連那個大胖子主席也居然對她另眼相待——然而她心裡總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存在着。

她意識到這個會並不在真正執行它的任務，那些上頭掌權的人都有一種不可告人的秘密；他們鼓勵人們幹救災工作，但他們不願意人家預問會內許多應該公開的事實。捐款源源不斷送過來，却很少看見明文公佈這些捐款作什麼用途，它們是否真的滙到中國去了。負責人說他們不能作零星的稽查，何況這是全星馬一致的步驟。對於這種解釋，澄自然不會感到滿意，然而她也不會作過什麼抗議。她的朋友警告她，她們只能沉默接受這個現實，救災就是



救災，對救災會發生任何懷疑，將會影響到它的發展，而這個影響的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小不忍則亂大謀，我們何必去做這冤家呢？也犯不上捲入這種是非圈子。」她們勸澄。「不過你仍舊非努力繪畫不可，我們的女畫家，知道嗎？這是你的責任。人人不能逃避責任，我們亦然。」她的朋友對她狡獪地一笑，便拉着她一起走了。

但當澄把這些話告訴朱幽蘭和她的姊姊時，那頭「活潑的獅子」大不以為然。「這算什麼話？」他大聲咆哮着。「讓惡勢力繼續下去嗎？人民捐出的涓涓滴滴，都是公款呀！妳看，自從抗戰興起，最熱心捐錢的是誰？資本家嗎？大商家嗎？不，都不是，是那些一天不勞動就沒飯吃的窮人呀！我們天天在報紙上看到三輪車夫、小販、碼頭工友、舞女，他們把全天收入毫不吝嗇地捐出來，這才真的難能可貴。就是教師們，——他眼光對着澄——一年中也不知捐了多少出來，什麼月捐、寒衣捐、飛機捐……，一年算算有多少錢！這些錢都是拿來救災的，不是供給少數人享樂的。他們這種做法，真連禽獸都不如！」

朱幽蘭滿面紅光，呼吸急促，發亮的額角上滂滂流出汗珠。他的心中充滿怒火，牙齒咬得緊緊地，一副兇

相好像要將眼前兩個女人吞噬了的。

「看你簡直要發瘋了！關你什麼事！你又不是會裡的人！」澄的姊姊連忙把幽蘭一把拖到坐椅上，拍着他的雙肩，這情形就好像母親撫慰小孩子似的。

「不行，不能讓這情形繼續下去，」幽蘭嘴裡仍喃喃地，「國家興亡，在此一舉，讓那些沒良心的人戕害嗎？非徹底改良不可！」

「好呀，你的國家在那裡？有志氣的回中國去參加抗戰。我們自然要愛國，但憑你一個人愛的了什麼？不怕笑煞人！」

「我們有的是同志，」幽蘭個強地說，「妳，澄，我也有許多朋友，他們都是很熱心的。本來救災會一成立，我就想參加了，我有一個朋友在會裡做事，他老早就邀我進去，我一直拖到現在。我們可以好好幹一下，讓救災會發出真正的力量，救災，我們要做到名副其實的救災！」

澄不由得驚訝起來，像幽蘭這樣大聲生氣地說話，她還是第一次聽到。他一向在她的姊姊面前，說話總是非常溫柔小聲，而且只要她的姊姊稍為不客氣地斥責他時——其實仍舊含有青年男女們固有的愛情的口氣——他立刻變得沉默了。他頂多聳聳肩，蹙眼狡獪地眯一眯，兩手一攤，表示一種無可奈何的屈服姿態。

「這青年在變了，是的，無論如何他在變了。」澄心裡想。但是她到底聽從了幽蘭的意見，準備替他鋪下一條參加救災會的道路。幽蘭要她去找那個會裡的朋友，叫他直接去找幽蘭，然後他們會好好談一下子入會後

的事。

「好的，就這麼辦；告訴我你的朋友叫什麼名字？」澄臨別時天真地問幽蘭。

「他叫吳清源，也是在學校裡教書的。」

「吳……」澄吃驚地噤囁着；在她腦海裡立刻泛起另一個青年男人的影子，那個會在一間咖啡店裡向她吐露心事的青年影子，「不會這樣巧吧？可能是姓名偶合。但怎麼他也是一個教師呢？」澄的心裡想。

「怎麼，你不認識他嗎？他是一個很謙遜的青年，在救災會裡的文書組擔任工作。」

「啊，是嗎？我還不大清楚。」澄漫應着；她心裡有點亂。

「不要緊，不久你們就可以認識了。——別忘記叫他來我的辦事處找我。」

「這是不可能的嗎？偏偏又是他！」澄離開了她的姊姊；對着眼前黑黝黝的海灘呆望了一會，偶然轉頭遠眺一幢幢突出海面的亞塔屋，像閃電一般在她的腦海中轉過許多念頭。但是她終於踏着輕快的步子，在清麗的虹光燈下逐漸消失了。

又是一個月過去了。

十月一過之後，澄突然覺得在她的生活上好像起着劇烈的轉變。她成天在外面忙着，留在家裡的時候很少，少得甚至連晚上回家和她的母親道「晚安」的時間也沒有。她的教書時間是固定的；到下午一點半鐘就結束了，接着她便馬上趕到救災會去；那邊的工作像一座大山般她積壓着等候她同其他許多同志們清理。現在整個城市簡直燃起救災的火炬了；年輕人瘋狂地到處奔走宣傳，他們深入窮鄉僻壤，用慷慨激昂的演詞打動許許多多懵懂無知的愚民，使他們也踴躍地加入了救災的隊伍。每一條馬路上走着青年男女為救亡工作而流血流汗的脚印，他們幾乎是完全義務地勞動着；餓了自己掏出荷包買兩條油條充飢，渴了以街邊的自來水來解渴。就這樣各方捐款像潮水一樣滾進救災會的錢箱裡；每一星報紙上以絕大篇幅刊出熱心人士的大名和捐款數目，那怕是一分錢也絕不遺漏。他們還到處勸告商家拒絕出售東洋貨；他們的態度十分謙和；但每一個字都非常沉重有力；而且說到沉痛的地方，一批純潔的青年男女俱不禁失聲痛哭了，連站在玻璃櫥櫃旁邊態度漠然的店員也陪了不少眼淚。有的老板在一次演說之後毫不遲疑地將店內所存東洋貨全部搬到街上；當着洶湧的人潮前面一把火燒個精光，那熊熊上升的火焰和團團如雷的掌聲織成了一幅動人的圖畫，每一個人心裡喝着采，甚至在一邊監督秩序的英國警監也爲了這熱烈的場面而感動了。

民衆的反應愈來愈激烈，他們跟在一群穿着白色制服的救災宣傳隊後面，發出有力而響亮的支持之聲。就

在這種空前激昂的情緒下，有一家頑固的商店老板拒絕將東洋貨搬出火焚，並且還對民眾發出難堪的譏笑而激怒了群眾，首先有人在人叢中高聲喊「打」，接着不知從那裡飛來一股熱辣辣的烏油，不偏不倚剛好完全灑在那塊白底紅字的招牌上，群眾熱烈地喝出「好」來，接着，「拆招牌」的聲浪震撼了整條馬路，人們也愈來愈多；那商店老板一看情勢不對，早就一溜煙從後門走了，但他心有不甘，却從朋友家中打電話通知警局派警察來彈壓，希罕藉警察的力量來驅散群眾。一個身材高大，穿着畢挺服裝的英國警長率領了一大批警察乘警車而來，一下車立刻被群眾包圍着。群眾中推派了一位代表和英國警長談判，英國警長問他爲什麼大家聚集在店門口不散，代表說他們要拆掉那家偷賣東洋貨的商店的招牌。「他冒犯衆怒，非如此懲罰不可。」代表理直氣壯地辯論着。英國警長問他，如果招牌拆掉之後，他能否担保群眾會立刻解散些。「那是一定的，我敢保證。」於是英國警長滿意地點頭，「好，我准許你們拆！」一個「拆」字剛剛說出來，馬上有兩個矮小精悍的青年人像猴子一般敏捷迅速沿街牆爬上去，在群眾震耳欲聾的喝采聲中他們毫不費力地將那塊半新的招牌卸了下來。「怎麼處直呢？」他們張大着眼睛問。人叢中有八喊出來：「租一輛囉哩車放在車上遊街！」「好呀！」立刻許多人拍着手。囉哩車不久就來了，他們把那塊已經滿淋烏油的招牌扛上車子，有七八個青年跳上車去，他們向群眾揮着手，高聲喊着：「這是奸商的榜樣！」群眾轟然發出一陣回聲，於是，跟着囉哩車摩達開動的聲音，人們紛紛散了，只有那個面帶驚愕，又像是欽佩的英國警長，還一手叉着腰，靜靜地站在街上。

這些轟轟烈烈的專業，當朱蘭被邀入救災會，而且更被推舉作總務主任之後，便像火山爆發一樣接連不斷地在報紙上長篇記載着。朱蘭首先改組了救災會的全部組織，他取得了大胖子主席的全權委託——至於那胖子主席怎樣會委託朱蘭，却從不曾公開宣佈出來。有人在背後推測說朱蘭是一個極有地位的大頭家推荐给胖子主席的；因爲胖子主席在商務上需要大頭家的幫助，所以只好服從。也有人說朱蘭入會之後表現了非凡的組織能力，他不僅注意上層的改組，也注意幹部的吸收。胖子主席是因入成事的，他見朱蘭能幹，樂得將一副重担子交給朱蘭。且第一個替朱蘭鋪平路進救災會的途路的，却是澄。她受朱蘭之托，很快就找到了那位「吳先生」。吳先生以驚奇的神情招待她，他想不到這位以前曾經有禮貌地拒絕過他的青年女性也是救災會中的一個重要份子——自從澄加入救災會後他還沒有機會遇到她——他們的談話一開始就充滿了熱情，但這熱情祇限於救災的會務上的。澄如今漸漸覺得她在男性前面也能够應付裕如；不像以前那樣侷促和尷尬了。她向吳先生提出朱蘭的名字，吳先生立刻用拳頭重重擊着自己的腦袋，「我怎麼會忘記了他呢？他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呀！」他興奮地說，「我馬上就去找他。」當澄辭別出來的時候，吳先生忽然神秘地對她一笑，輕輕說道：「林小姐，我恭喜你，聽說落先生到蘇門答臘醫病去了，他一定會恢復健康的。」

登立刻面上覺得一熱，她含糊地應了一聲，便跨出了門檻。

以後的事情進行得很順利，吳先生和朱幽蘭有過一次長談，他以最快捷的方法將幽蘭的名字介紹給胖主席；「哦，這個人嗎，我也認識他的。」胖主席一聽「朱幽蘭」三字就肯定地說，這可把吳先生愣住了。後來他問朱幽蘭，幽蘭也回答不出道理來。但是據他推想，可能胖主席的商務和他的工作有點關係，他們在間接的機會中認識，那也極有可能的。就這樣，朱幽蘭在胖主席的推荐下進了救災會。

然而暗中反對他的人也不少。那個被降職的矮個子——原任總務先生——心裡老不甘願，他還以為是宣傳主任搗的蛋；可是當不久之後他看見宣傳主任也提出辭職書後，才恍然大悟，知道這不關宣傳主任的事，這時候這兩個「寶貝」——幽蘭給他們的稱號——倒反而聯絡起來了。他們在背後對朱幽蘭放冷箭，破壞他的名譽，而且還申訴幽蘭的被舉為總務，並不附合正常的手續，因為根據救災會的章程，職員必須由全體大會選出來，不能由主席私人委派。這一次胖主席可動火了，他聲明根據會章，職員雖得由全體大會選出，但在每年年底未正式選出前，主席有權委派幹員代理，直至下屆正式大會為止，胖主席並且派人暗示「總務先生」，如果他還要搗亂，他準備請律師對付他，要他交出一年的救災捐款帳來。這個恐嚇竟收到了效力，「總務先生」果然不敢再玩什麼花樣；他似乎知道如果真要交出這本帳來，他非得面對法律不可。朱幽蘭起先主張嚴厲澈查會內的帳目事，他認為除了最低限度的開銷外，捐款的每一分都得用在災民身上，假使有人企圖混水摸魚，做出對不起民族國家的事來，他就是大家的罪人，非加懲處不可。他的主張雖獲得會內年青一輩的熱烈支持，那個胖主席却不大贊成，提出了一「君子不為己甚」的格言勸朱幽蘭為顧全大局起見，就此收篷。而幽蘭也恐怕做得太過份容易得罪人，也就不了之了。

十月下旬的時局似乎愈來愈緊張。報紙上大幅登着日本軍事當局在安南半島的活動情形；東京的內閣正舉行着秘密會議。在歐洲戰場，希特拉的機械化隊差不多已進到莫斯科的邊緣，全世界人的眼光正嚴肅地注視着這一場有關人類命運的戰爭；太平洋區域自然地洶起了兇猛的波浪，英國人不再像以前那樣諱莫如深了，他們公開對日本發出敵對的言論。

而表現在事實上的，是街上到處都可以看見頭上戴着鋼盔，手裡擎着湯美鎗的澳洲兵，以及個子魁偉，滿身漆黑和包着紅巾的印度兵，他們在街上像流星一樣穿梭般走着。還有在市民眼中覺得新奇的小型坦克車，在高低不平的柏油路上馳騁，發出隆隆的聲響，逗引成群的小孩子在馬路兩旁睜大眼睛注視。戰爭的空氣彷彿已經密佈在這個數百年來從未嗅過火藥味的小島上，人們雖然信賴着英國人的力量，臉上已漸漸露出焦灼不安的神情來。

「無疑地，暴風雨終會臨到的。」一晚澄在朱幽蘭的家裡吃飯，飯後幽蘭發表他的意見。「日本會配合着希特拉的冬季攻勢，箭頭會指向東南亞的。」

「爲什麼他們不去攻擊蘇聯的背呢？」澄的姊姊問。

「許多軍事秘密在局外人看起來常常是不能理解的，」幽蘭沉思了一會，裝出一種不大有自信的神情回答他妻子的問題。「日本可以攻擊蘇聯的背，如果她願意這麼做；可是她又爲什麼要和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呢？她既然和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就證明她不準備向蘇聯攻擊。」

「她又何妨一下子撕毀互不侵犯條約呢？」澄插嘴說。

「當然她可以，而且可能性很強。」朱幽蘭燃了一枝紙煙，慢吞吞地吸了兩口，然後將一口濃烈的白煙噴出口去。「但照我的觀察，日本南進的機會比北進大得多；這就是她爲什麼非奪取安南半島不可的理由。」

「我倒很擔心英國的力量。英國的宣傳工夫做得很妙，不知道真正和日本打起來能夠維持多久？」朱幽蘭看了他的妻子一眼。

「每一個人都很擔心呢。但擔心有什麼用？做到那裡就是那裡，太多的顧慮是無謂的。」

於是客廳裡暫時沉默了，大家呆坐着，澄抬頭望着懸在正中的電燈，她忽然想到遠在蘇門答臘的落，又想到尙羈留在廈門的弟弟，她嘆了一口氣，站起來向她的姊姊告辭。

「但是我們救災會的工作仍舊要幹的，」澄，下週要用的幾張畫別忘記了，那是很要緊的。」幽蘭跟在後面說。澄匆匆應了一聲，就走了。

請訂閱本刊

請將訂費郵寄：The Chao Foon Press, P. O. Box 5, Petaling Jaya, Selangor

零售（每冊）：馬幣三角 港幣六角

半年（六冊）：馬幣一元八角

全年（十二冊）：馬幣三元五角

長期訂戶之平寄郵費包括在內。如須航空郵寄，按郵局實際郵資收費。

班頓的產生(下)

■ 疑雲 ■



班頓的起源

研究「班頓」一字來源的人說，「班頓」這個字是源自印度的梵文，含有「譬喻」之意，後來又演變成「諺語」或「格言」。在「漢都亞傳」裡，當作者寫到漢都亞與漢志拔打鬥的緊張情節時，曾經用到「班頓」的字眼，其可云：「Aaperti pantun Melayu

· Rosak bawang di-timpa jambak。」這裡的 pantun 含有「諺語」之意。在其他的馬來古籍裡，諸如馬來紀年、阿米爾漢意傳，都可以找到相同的例子。當馬來民族的語彙逐漸豐富，逐漸懂得文學藝術的時候，班頓才由「譬喻」、「諺語」演變成一種詩體，即現在所說的有板有眼，四行一首的班頓詩體。這是最簡單的班頓起源的說法，有人會作過如是的主張。可是後來研究班頓的人多了，各種各樣的主張先後產生了。有人企圖找出它的產生日期。蘇丹達迪爾阿利惹峇那(S. Takdir Alisjahbana)說過：「流傳於馬來社會的班頓是無法知道它出自何處何時，以及首創者是誰？只知道它是由一人的口中傳到另一個人的口中而已。」可見班頓產生日期是無法查考的。有些學者把研究重心放在其他方面去。他們企圖從其他國家的古老詩歌上找出它們與班頓的歷史淵源。Hendrik de Vries說，西班牙有一種叫做 Copla 的四行詩，其結構跟班頓一模一樣，可以稱為西班牙班頓。西班牙的班頓儘管可以跟馬來班頓相似，但我們不能說馬來班頓是由西班牙傳入者；因為西班牙人來東南亞的時間是在公元十六七世紀，馬來班頓在此之前已經存在了。

馬來群島的其他地區，也有類似班頓的詩體出現。在爪哇出現的 *parikan*，巽他地區出現的 *susu-alan*，亞齊出現的 *paton*，峇達出現的 *ende-ende* 等詩體，名稱雖異，其形式却跟馬來班頓相同，也可以歸入班頓一類的詩歌範圍內。

Prof. Ch. A. Van Ophuysen 對班頓的研究，另有其創見。當雷登大學於一九〇四年聘請他擔任馬來語文與文學講師時，他曾發表一篇談論班頓的論文。他說班頓是由峇達人的 *ende-ende* 詩演變而來者。他形容峇達人的詩歌為一種「樹葉的文學」。在戀愛中的青年男女常用樹葉編串起來送給對方，以表達自己的心意。在峇達人的社會裡，有許多字彙是跟樹葉名稱相近似或完全相同的。譬如，有一種叫做 *Sitarak* 的樹葉，是跟峇達語的 *marsarak*（作「分離」解）相近者；同樣的，*hadung-dung* 葉跟峇達語的「以後」，*siteta* 葉跟峇達語的「我們」，*silanggis* 葉跟峇達語的「哭泣」，*podom podom* 葉跟峇達語的「睡覺」，*Padu* 葉跟峇達語的「我」的讀音都是很接近的。如果一位有情人把這些葉片連綴起來送給愛人的時候，就包含「我們分離以後，在睡覺前我總是哭泣的」的意義。這是多麼新奇而又有意思的表愛方式呀！可是，維金遜（Wilkinson）和溫士德（Wirstedt）不贊同 Ophuysen 的見解。維金遜說，峇達人的 *ende-ende* 詩可能是由馬來班頓演變而來，跟 Ophuysen 的說法剛好相反。溫士德認為，這種「樹葉文學」是一種很高的藝術表現，落後如峇達人的社會是不

容易產生這種文學藝術的。

如果眞的借助於外國詩歌可以找出班頓的來歷的話，那麼，我倒有一種新的看法。翻開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來看，可以看到有許多的四行詩是跟班頓的形式一模一樣，從詩經的國風裡可以找到許多這樣的例子。

國風的表現手法有所謂「賦、比、興」三種：「賦」就是直接描寫客觀的事物，「比」即是比喻，「興」即是說先由他物說起，而後引入所要表達的主文。用「興」的手法寫成的詩歌，國風裡有很多例子。國風的第一篇「關雎」即是其中一例：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再看「桃夭」一詩的結構：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回頭再看看班頓。班頓的結構不是也由「起興」與「正文」所組成的嗎？其跟詩經中以「興」的手法寫成的詩篇簡直如出一轍。

詩經是二千餘年前中國的民間詩歌總集，它對馬來班頓的發展，是否有過影響呢？這是每一個關心馬來舊文學的人士所應注意的問題。班頓是否由中國的詩歌演變而來呢？

若說「班頓是由中國的詩經演變而來」，也不過份。我們知道，在地理上中國比較接近馬來群島，水陸都可以相通。以歷史關係來說，中國在二千年前已

有使節團到過東南亞了。中國史書最早提到東南亞地名的當推漢書地理志。據載，漢王莽輔政時曾遣使訪問黃支國；使臣所經諸國如都元國、誦離國、夫甘都盧國、皮宗國、日南象林……經專家考訂，都是東南亞的國家。以後，或搭船或從陸路來馬來群島的更加多了。在南來的華人中，以義淨的成就最大。義淨是公元七世紀人物，他由水路到印度，在往返印度途中，他曾在蘇門答臘的室利佛逝國居住多年。他在室利佛逝期間，最主要的工作是研讀梵文、翻譯佛經。所以在促進文化交流上，他應居首功。中國既與馬來群島有如此悠久的歷史關係，又有名人學者負起傳播文化的工作；所以如果說馬來班頓的產生是受到外來因素影響的話，則影響馬來班頓者，非中國文學莫屬。

班頓的類別

班頓的分類很繁雜，而主要的區分法是以內容與形式來決定。若以內容來分，B. Simorangkir Siman buntak 在「印尼文學史」一書的分法約有下列四種：(一)兒童班頓 (pantun kanak²)、(二)青年班頓 (pantun muda)、(三)老者班頓 (pantun tua) (四)戲謔班頓 (pantun jenaka)。兒童班頓又有悲、喜班頓之分，青年班頓裡又有戀愛班頓、浪子班頓、別離班頓之分；老者班頓裡又有訓誨班頓、宗教班頓之分。多數人在談到班頓的分類法時，大都以此說為根據。現在各舉一例，以供讀者欣賞：

(一)兒童班頓——屬於喜悅者

Ikan parang-parang,

Gulai sama chuka;
Nyonya gigi jarang,
Bada tiaba suka.

小小西刀魚，
咖厘加上醋；
娘惹牙齒少，
峇峇不喜歡。

——屬於悲哀者

Di-mana padi ta'kan luloh,
Padi dasah tibak bi-tampi;
Di-mana hati ta'kan rusoh,
Ibu hilang dapa derdini.

稻米怎能不遭損，
濕米未經篩子淘；
心裡怎能不創傷，
母親才死父又娶。

(二)青年班頓——浪子班頓 (又稱外僑班頓)

Pisang kelat di-gonggong elang,
Jatoh kelubok Inderagiri;
Jikalau berdagang di-rantau orang,
Baik-baik membawa diri.

老鷹銜起哥拉蕉，
香蕉落在神山裡；
設使謀生在他鄉，
言行舉止須檢點。

——戀愛班頓

Kolau robah kota Melaka,
Papan di-Jawa saya dirikan;
Kalau sungoh bagai di-kata,
Badan dan nyawa saya serahkan.

馬六甲城崩塌了，
爪哇木板好來建，
假如你是真情意，
我把身心全獻上。
——別離班頓

Awan berkisar di-gunong tinggi,
Nyala pelita di-taroh minyak;
Duduk di-mana tuan kini,
Hilang di-mata di-hati tidak.

白雲飄過高山上，
燈裡加油火勢狂；
情郎目前在何方，
眼中不見心兒想。

(三)老者班頓——訓誨班頓

Halminda raja perkasa,
Chuchu kapada Bima sakti;
Sebarang kerja hendak periksa,
Supaya tidak sesal di-hati.
英勇之玉哈米娜，
原是比较之王孫；
凡事三思而後行，
事後免生懊悔心。

——宗教班頓

Asam kandis asam gelugor,
Ketiga asam seriang-riang,
Menangis mayat di-pintu kubor,
Mengenang badan tidak sembahyang.

柑蒂果兒籐黃果，
還有一種哥亮果；
墳兒頭上哭亡人，
憶起生前未盡功。

柑蒂果與哥亮果都是馬來酸果名，華文裡找不到
這樣的果名，故只好把馬來名直譯過來。

(四)戲謔班頓

Tanam Jerangan di-bukit tinggi,
Mati di-pijak anak badak;
Melihat sang bangau sakit gigi,
Gelak terbahak penghulu katak.

薑蒲種在高山上，
小犀牛兒來踐踏；
聽說白鷺患牙疾，
青蛙村長笑呵呵。

薑蒲是植物名，其根可以做藥。這首班頓也可以
列入兒童班頓裡。除了上面所說的數種班頓以外，另
有一種專門談論風俗習慣的班頓，叫做習俗班頓。這
種班頓在米南加保的母系制度社會裡最常見，因太長
的關係，不另舉例說明。

接下來談形式分法的班頓。這種班頓可分為二行

班頓，四行班頓，六行班頓，八行班頓，及連環班頓。可是，B. Simorangkir Simandjuntak 在「印尼文學史」（一九六一年已印行第十三版）一書裡有更詳盡的分類法。他把六行與八行的班頓稱為 Talibun，四行的叫做班頓；有一種也是四行的，這字句簡短精闢，他把它稱為 Carmina 或 Pantun Kiliat；連環班頓他叫做 Pantun rantai，而不是 antun Berkait。

如果是二行的班頓，其第一行是「起興」，第二行是「正文」；如果六行的班頓，其前三行是「起興」，後三行是「正文」；如果是八行的班頓，其前四行是「起興」，後四行才是「正文」。連環班頓的結構跟四行班頓一樣，不同的地方是它是由數組班頓結合成一首。連環班頓的特點是：(一)每一組都是四行，(二)上一組的第二行與第四行通常都成爲下一組的第一與第三行，茲舉例說明如下：

Tanam melati di-rumah,
 Ubor-ubor sampingan dua;
 Kalau mati kita bersama,
 Satu kubur kita berdua.
 X X X X
 Ubor-ubor sampingan dua,
 Tanam melati bersusun tangkai;
 Satu kubur kita berdua,
 Kalau boleh bersusun bangkai.
 X X X X
 Tanam melati bersusun tangkai;

Tanam padi satu persatu;
 Kalau boleh bersusun bangkai,
 Daging hancor menjadi satu.

家裡有株茉莉花，
 雙雙水母肩並肩，
 但願死時同一起，
 一穴同埋兩具屍。
 X X

雙雙水母肩並肩，
 茉莉花兒開滿枝，
 一穴同埋兩具屍，
 但願雙屍並排臥。
 X X

茉莉花兒開滿枝，
 小小秧苗排排種，
 但願雙屍並排臥，
 屍腐肉爛成一體。

這是一首由三組班頓組成的連環班頓。試看第一組的第二行與第四行，在第二組裡就被安插在第一與第三行的；再看第二組的第二與第四行，在第三組裡就變成第一與第三行了。五組六組或八組的連環班頓，其行數的穿插法可以照此類推。

連環班頓是所有詩歌中最難寫的一種，這種班頓在馬來民間傳奇小說裡却相當多。可惜在今人的詩歌——尤其班頓裡，這種班頓幾乎絕跡了。於此可以看出古人在詩歌方面的成就是如何卓越可嘉了。



童心

周少龍

小阿毛興沖沖的由屋裡奔了出來，左右手各抓了一個玩具，看了不遠處的阿光，劈頭就大喊：「阿光，你看，我洪哥給我的小火車，嘟嘟嘟的小火車，還還有小白狗熊！」

「真的嗎？」那個直瞪着眼，一臉羨慕的神色。這時，附近的幾間小屋裡，湧出了幾個打着赤膊

的孩子來。小阿毛望望他們，笑笑，並舉起玩具，說：「來，跟我去學校那邊玩火車去！」

學校裡很靜。操場上幾個印度工人正在修草。小阿毛領着小孩們，在教室的走廊上坐了下來。

等到發條給上緊了後，小火車嗚嗚的沿着小鐵軌蠕動起來。

小孩子拍着手，小阿毛更得意了。他說：「我阿洪哥說以後給我一架飛機，如果我乖乖唸書，考第一。」

「你阿洪哥可真好！」阿光說，心裡不禁自忖：

「如果我姐姐給我找個阿洪哥，那該多好！」

「好是好！但是每次他和二姐出街時，偏是不許我去！」小阿毛噘着嘴說：「下一回我一定死纏住他，要他非帶我去不可！」

「哈哈，」十歲的小朱說：「上次我要跟姐姐和陳先生出街時，媽媽細聲對我說：『你要做燈胆泡！』我不懂，搖搖頭。而姐姐又說：『小孩子跟大人上街，馬達要捉的！』之後，媽媽對我說：『做燈胆泡，馬達要捉的！』阿毛，你不拍！」

「真的？」小阿毛伸伸舌頭。

「當然真的！」

小阿毛不再說話了，他抓起了小狗熊，放在小火車上。

「狗熊乘車車，嘟嘟嘟！」

「到那兒去的？」

「到吉隆坡去的！嘟嘟嘟，小狗熊屁股也坐痛了。你看，牠在眨眼呢！」

「哈哈」小孩子笑了。

「是了，阿毛，你大姐的王先生有買東西送給你嗎？」忽然，一個小孩子問。

「沒有！」小阿毛直截了當地回答：「他不睬我呀！」

「怎麼，他常買很多東西去你家，不是給你的？」
「哼！他真不會送給我！那是給媽媽的，是什麼媽媽補血酒哪！什麼綢布哪……還有，還有什麼我記不清了。」

「哦！」

「……」

小火車不跑了。小阿毛抓起狗熊：「到了！」他說。

「吉隆坡！」

之後，小火車又給上了發條。

「這次去很遠很遠的地方！」

「啲……」很响的汽笛聲。

「阿毛，王先生去你家了！」阿光說。

學校離阿毛的家不遠，這兒可以看到他的家。

小阿毛拐過頭去，大姐正和王先生踏入屋裡去。

「阿毛，你不回去？」阿光問。

「不！」阿毛說：「我不喜歡他，他只陪媽媽笑不理我，他送東西給媽媽，媽媽喜歡他。」

「唔！」

「我喜歡洪哥！但媽媽不喜歡他！」

「爲什麼？」

「不知道，」小阿毛沉思。「大概洪哥不買東西送給他！」最後，他說。

「……」

「……」

「……」

「……」

「……」

「……」

「……」

「……」

「……」

「……」

「……」

「……」

「……」

「……」